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之八

歸安茅坤順甫著

書

上李漸菴南太宰書

僕伏海曲竊見學士往往稱皐夔稷卨萬世爲人臣者之考鏡且謂絕德非近代公卿所及者僕獨不然間覽宋眞仁英哲之間李公昉寇公準王公旦韓公琦范公仲淹富公弼歐陽公修龎公籍趙公汴司馬公光諸君子之入朝則雝雝然推賢讓能如不及絕不以世之忮求愛憎之微介乎其間

而退則無請謁無苞苴甚且推轂世之賢豪倜儻
之士而其人不及聞不以謝之私室者故當其時
海内譽髦後先相望三王而下此其最盛者已我
國家宣德弘治年間稍稍近之若我公者非其人
乎何者僕嘗謁公望公貌絕無世之塵埃也及扣
公公席而膝之相與揚搉古今品隲當世公於世
之賢人君子則好之若水之赴壑及聞其他過也
則又疾首蹙額而不以及絕無城府崖塹毫髮之
私介乎其間也頃者二三執政亦稍稍於公相爲
倡和於曩分宜華亭江陵間一切黨同伐異之風

三·卌三

不少見焉然則詩之所謂素絲羔羊肅肅兎罝又何異乎僕嘗私謂宋之眞仁英哲諸賢卽虞廷之皐夔稷卨可也若公及項之二三執政抑卽宋之眞仁諸賢亦可也茲聞公繇少宰出典南吏部竊欲跨一驢間走秣陵伏候起居併聆公之二三年來所不聞者之遺論而秋八月來病魔糾纏兩肘如枯楊之枝矣不敢出門戶敬遣一介之使問候於左右伏惟垂憐而俯亮焉

與萬思默督學書

項者葉文抱公書開緘讀之其所掀揭宇宙俯仰

古今大較可揣至於論文一節公所自得鑱去世之影響勦掇獨犂然有志於古之道茲或僕平生所自好而學焉而未能者公且擘畫及之僕安敢不自鞭策尺寸之間以求正於高明也乎第耄矣語所謂老驥伏櫪志在千里其壯心雖不已而恐日昃之晷有不能前驅而馳且驟者茲於葉丈之勸遊而歸也敢報之如左外八大家刻一部附上韓歐以下近來文章家且謂漢西京後薄不足爲而僕則妄謂八君子者其材之小大不同要之於六籍以來相傳之旨似各能發其雋永而爲之者

H. H. MU CHINESE LIBRARY

故一切鐫評並為指次如此僕故知不免為世所嗤笑而今且得公印證頎然與之語不云乎苟同於道雖不同於俗亦可也

與陳大酉司理書

僕辱尊公五嶽先生不鄙屬序詩文刻故及稍稍移書相酬次而漢沔之流與勾吳之波數相掩映而吐吞也明公舉進士出為越州理而兒曹又竊附榜末故以通家誼時時相問遺而明公襟抱如在眉睫矣然初不知五嶽先生即傳少嶽司徒公之甥而先師菲泉膳部公又故嘗於令祖蘇山先

生爲縮帶交項者來生汝順携姪孫拱日過草堂偶爲語及且聞明公過越州來其所憐來氏兩生賜之從遊左提而右挈之者若穆風若甘泉令人披且飲之者神觧而心醉也然僕抑嘗從菲泉先生故亦嘗竊附少巖公文章道義之知由此言之則明公又或移其所以憐來兩生者而併不忘衰羸又可知也望望星河盈盈一水故於兩生之還越也再附一書以獻別有家刻唐書五代史鈔一帙則僕故所讀歐陽永叔之文而妄謂其史學獨得司馬子長家法而因以鐫次之者敢併呈覽不

識明公以為然否

與顧蘅宇督學閩中書

石門言別忽已歲暮嚮所共公面訂督學事宜謂攝吏當以嚴陶冶諸生則以寬此則士大夫之所共知者而又欲公於考校外須於諸生之抱德行道誼及囂詰頗側者深加分別而提掇而鼓鑄之從而恤其疾苦賑其貧乏觧其冤抑博士之所知而不能庇有司之所忽略而不以問者特願為加意焉此或士大夫之所不知即知而未必留心者辱公點頭而許之然入閩以來不知公間及俯採

以接行之否僕之茲言也故甞於王敬所之督學江西也或及之近於許敬菴之過關西也又稍稍詳次之王敬所去江西三十餘年士大夫猶能無忘其愛而敬菴公則秦隴之士近所軒顒而頌諸中朝者不異文翁之在蜀矣公今之大賢也其心之澹然若水其襟之盎然若穆風僕故知公之行部視學所嚮諸生之所誦法與士大夫之所口晝而心溉者萬之矣倘及朔風幸爲投寄所下案驗科條及諸生考卷之最雋者令僕獲手而讀之茲則公所不遺故人於千里之外也

三、五十三

復陳五嶽方伯書

春以來僕病足臥山中忽得公所遣使携二書至其一則論文章之旨而併屬僕以記所謂六美堂者其一則由續得劉生所囊訟冤書而因以報之者也僕衰朽譬則秋江之萎梗其所汩於流波沒於崩沙而朝且夕焉待漁人之拾且爨焉不可得已而況辱公之注記乎又況辱公投之以文章詩歌之什甚且先大夫蘇山先生所從竟陵訪陸羽著茶故處而堂且歌之此一段風流澹宕古所稱物外司馬者之流也併屬僕記之得非公之好士

而不以九九之末遺之者乎僕竊欲留使者累日或稍遲足瘍之解且當濡毫記公之堂而以復之也使求去甚亟故不及然公所首諭僕嘗謬論文章之旨如韓柳歐蘇曾王輩固有正統而獻吉則弘治正德間所嘗擅盟而雄矣或不免猶屬草莽偏陲項籍以下是也公又別論近年唐武進王晉江以下六七公輩亦足以與韓歐輩並軌而馳者誠然誠然然僕之鄙則少自結髮所鑱畫古作者之旨而偶有所自好不敢不吐於長者之側也李獻吉樂府歌賦與五七言古詩及近體諸什上摹

魏晉下追大曆一洗宋元之陋百世之雄也獨於記序碑誌以下大略其氣昂其聲鏗金而戛石特割裂句字之間者然於古之所謂文以載道處或屬有間文之氣與聲固當與時高下而其道則六籍以來所不能間者僕少嘗與蔡子木論文書竊謂天地間萬物之情各有其至而世之文章家嘗於六籍中求其吾心者之至而深於其道然後從而發之爲文譬則金之在冶而種種色色無不得其鼓鑄之眞卽如僕所頊次韓昌黎輩而屬之八大家漢之崔駰蔡邕晉之左思陸士衡齊梁陳隋

以下非無龍驤虎鬭之士而八君子者之中曾子固殊屬木訥蹇澁噭之無聲噓之無燄者而僕猶取之以其所序戰國策諸書及記筠州宜黃學諸文益亦翩然能得古六籍之遺而言之者已要之非世所謂翡翠珊瑚刻鏤勦贗之飾而為之文者故蘇長公甞稱韓昌黎文起八代之衰其所指者固在此公謂然邪否邪倘公然蘇長公所云昌黎特從唐中葉起八代之衰則崔蔡左陸以下並草莽偏陲可知之矣又何疑於獻吉乎獻吉云云如屬非妄則唐武進以下又可差其或上或下或旗

鼓相當或鴻鴈相次當較然矣任少海所意不可於世而自負其奇且謂世無柳宗元或然或否公又且一笑而謝之矣僕非閒文者第其所自好者在此故僕幾欲燬去生平所爲覆瓿者之藳倘及秘蹤石室者之深而囊六籍以深求心之所至而因自老焉或庶幾其仰窺什一也今且衰矣疲薾不相及矣公得無憐而教之乎謹於使者之草屩而南姑復之以所云而公所屬記六美者之堂聞令郎大酉行且按湖中僕當前扣其堂之佳山水所嚮處勉爲公挂一言於層欄曲檻之間第恐猶

屬嚮之草莽偏陲者所云不足以慰公之深情也

與石東泉少司馬書

世之論司馬之職者在知險隘擇將領僕又妄謂兩廣滇蜀之險隘與北虜東胡不同而其將領亦因之以異何者北虜以牧爲家其所爲部落也擇水草以自便利其擁衆而入也以鐵騎數萬其疾戰也如崩山如疾雷故其所稱險隘當扼虜之吭而拊其背而其將領非其習兵而伏險出奇摧鋒陷陣者不以與也至於兩廣滇蜀之間其所當酋長大較戀巢穴長子孫非胡虜比而諸將領當以

輯和拊綏爲上以簡戍卒審嚮導爲權而至於不
得已而用兵則惟以鵰勦爲最決不當如近年動
輒請兵十餘萬而事大征者葢大征則多調兵多
調兵則輓芻糧按部署假日月賊之猾且徤者益
走險以避矣已而所疏聞斬馘大較特係累其老
弱與中國之被虜甚且襲殺無辜者以爲功耳此
則僕按節南粤時所聞往牒詢諸父老而得之者
由此言之則一切諸險隘將領固當於中權其南
北而善爲之矣然不特此也僕又嘗妄謂吏部所
權者天下之進賢退不肖而至於邊徼之提督與

諸兵備大司馬所當一一咨訪一一擘畫而與吏部共分之者何則漢唐之舊其兵權在將軍都護與諸節度使而我　國家則權之提督者什之七即如挂印猶不得私爲發兵也故愚獨謂諸邊徼提督節鉞使者以上須擇文臣而知兵略識事宜與其跅弛不羈足智多謀者爲之恐不當按藩臬及中朝卿寺之攝衆望者魚貫鴈次而代也苟其才指可辨即如古之二卵以上與謗書滿篋皆所不棄也至於兵備則地方之緩急夷情之出沒與夫一切練軍實簡將士僉其所掌世戟不免側擇

其簿書筦鑰之慎者亢之抑亦過矣故愚謂中外之士所堪諸邊徼之提督與其兵備者職方郎須共司馬與司馬之貳審爲簡擇某堪某處兵備且可以待次而領提督某提督且可以待次而領總督因以聞之吏部而吏部又須虛懷以叅之因以聞之執政譬之庖人者之調五味樂人者之和五音務使酸醎辛甘宮商緩急各適其宜而已當是時外則權天下謀略之士而內則以其身與心深入於吏部之長與其屬令其不我猜不我忌嗟乎於此抑亦難矣非公不可以此自待非公不可以

此望之吏部而僕之鄙陋嚮嘗竊識公於弁髦時業已卜異日當爲國家石畫臣不特區區掇科第曳金紫而已者數十年來公之上下古今出入中外其所博識而深中者當有江海之難以蠡測象緯之難以管窺而僕又衰且耄其所自好者如彼而其所自蔽者則又如此恐不免井鼃之跳垤露蟬之哦枝而已也伏惟公之不厭而少爲籌畫焉

與楊侍郎本菴書

近得邸報及縉兒從濟上所移書乃知公之不遺兒豎而錄之葑菲甚且以僕舊嘗爲先太傅公屬

吏而緦緦然有故人世締之愛焉感激感激然而公所指次僕之去官狀非繇河魏時獲罪也蓋繇少嘗獲微譴於故執政其蹤既疎其釁漸深而同門之忌從而陰搆之者愈力故僕之罪遂不可解一則繇吏部出判廣平一則繇南禮部出僉粵州又不意於粵州稍稍獲尺寸矢石之功遂徙爲大名兵備副使蓋嘉靖癸丑之冬十月也胡虜庚戌內犯後部題防秋特請割順德隷大名道專 勅歲提兵三千人赴倒馬關以遏虜入故大名使之戍邊自僕不肖始當是時中朝士或指爲故執政

所銜者未之釋第欲以此搆之罪也或又云先太傅公間聞僕不肖於粤州時嘗以知兵名故附録之措置如此未幾先太傅公出督薊州僕雖不能從之出入臺障間然抑時時奉指揮練將士飭戎馬一切枹鼓旗幟弓弩戰陣或謂稍可備緩亟已而撫按廵關諸使君僉交章疏薦之 肅皇帝甚且推轂謬謂可當節鉞已而僕之坐罪奪籍府江匿斬馘者之賞爲按也嗟乎僕豈敢爾哉且僕是時特勅部下鵰勦前後俘斬殆千人不煩軍門一卒之力一金之費而顧以此罪僕削籍此或先

太傅公之所深憐而刺心者然是時先太傅公方
建牙遼薊所從中伏戎而猝發譬則疾雷也即先
太傅公掩耳且不及而況他乎已而先太傅公一
還兵部再掌吏部猶時時嚮人士齒及咨嗟不已
故僕間嘗爲書託友人蔡白石陳謝云云載之刻
集中公固可覆也僕於先太傅公蓋負不世之知
者而頃者縉見復及公收録附之牋記語不云乎
生不能報没不敢忘僕衰且耄已無及矣異日兒
曹或及厠公從吏末少狥國家此則愚父子奮報
知己之區區而又不知天之所以慰桒間之餓者

何如也

復沂水宋大尹書

僕待罪河魏時不敢以簡將士習戰陣爲職而數共諸文學上下古今宴酣經史欣然樂也已而僕坐忤執政擊之來歸諸賢所各以其才翺翔仕路僕按省試與登科録知名氏所傳非不抵掌欣躍而僕既以罪廢譬之伏蟄之蟲不復與諸賢相爲傾倒甚矣世路之嶮巇日月之奔駛而故人知己之思徒切夢寐也縉見遣使南還忽得手書知君且抱琴爲令又適與兄曹所領之邑齒相錯僕雖

不及與君綰帶爲歡而見獲附同官稍屬世講不勝欣慰兼金文綺之惠又胡爲乎來哉覽手書且亟稱僕既不得以勲業奮昭代或當以區區文章詩歌之什與近時空同大復輩相頡頏嗟乎僕豈敢望哉然僕所自好處巳稍稍與世之豪儁移書論列大較見之集中君倘不鄙或可取而覆也我國家弘治正德以來詩歌之什巳彬彬乎戛金石奏宮商或可與唐大曆貞元相倡和矣獨其文章則僕竊謂當如孔子所云其辭文其旨遠必得六籍之深而始可與之升其堂而入其室也否則恐

不免如蘇長公所誚楊雲第以艱深之辭文淺近之說世之所競慕以爲摹左傳摹史記摹漢書縱極其工當亦優人者之貌孫叔敖焉耳而況其所摹者特句字之詰屈聲音之聱牙而已僕竊耻之世之士或與我者半薄且疑者半要之文章之在天地間久則公論自定非僕之所敢知亦非僕之所能與也君倘過縉兒官舍試出其書讀之不知君謂然否

與杜司諫爵齋書

僕嘗左官洺州而先公滏涯先生抑適以休沐還

故里僕遂及附先公爲緡帶交當是時郡中縉紳
大夫大較多趙魏慷慨悲歌之士僉憐僕之襟期
所嚮而先公尤深僕稍稍獲從簿書之暇發憤於
六藝百家之書而志其左遷之猥瑣焉甚矣於今
夢思也縉兒釋褐令章丘又適明公領袞州郡間
聞明公又推先公之愛而忘年而弟之又從而教
誨之兒曹遽得引明公懸魚狎雉之遺而尺寸之
上及信之郡二千石及藩臬諸使君而下之吏民
不以罪仁人長者之賜也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
日忘之明公過南都領諫垣僕幾擬跨一驢謁謝

左右顧年已衰遲二竪爲祟縶縶待盡不敢出門戶閒嘗爲七言近體欲塵記室而未能也世路方休而明公以海內譽望之賢出爲南司諫司諫者朝廷之耳目而南都則又鎬京之舊非特國家宫寢肘腋百官之近也南通江漢捷百粵西帶汴宋北按淮而明公輩譬則天象之樞斗焉今且水災非常二百年來所無者吳越閒以澤爲國而故所憑城市墟里而禾黍相望者今盆一壑矣仰觀象緯又多訛言明公得無中夜攬帶之思乎茲特具書奉候外國家刻一部併舊詩一章伏惟覽教

與蔣西蠡太守書

言別來又逾三載矣公抱道術多熊經鳥伸之訣而年彌高神彌王公猶能從丹房芝幢間歌詠自娛古人云左摩洪厓右拍松喬非公所自得於山之深而林之遠者乎曩所共公結駟而遊金鑾而歡者凋落殆盡而纍纍僅存者惟我附公兩肘耳公每以翩翩霞矯自許其肯挈我而騎黃鵠履泰清否乎公家五湖之北僕臥五湖之南盈盈一水譬則女牛之隔河漢也客有錢生者自稱其大父行從公爲縉帶交今且褁糧而過敢於其鴻鴈之

翮附閒左右僕雖衰且羸公倘能食我以松枝飲我以玉屑猶當附青鳥而從公杖履閒也

與衢州道曹使君書

公及三衢來數從使車齒頰傳公繾綣之情甚矣故人知己之恩也三衢者介宣歙吳越之閒所稱龍游東陽義烏諸下邑叢盜藪也中多豪猾爲之窟引而浙之右族大姓被其來往行劫者什而七八即如僕不肖亦於今談虎而色戰者也此所以於公下車之初閒爲奏記及之朞月閒聞遠近稍稍戢矣無迺龔渤海趙京兆之遺而賣劍買牛賣

刀買犢并及剝皮建鼓而斷頭藁街者乎久缺問候適丹徒故簿鄭君之子過山中特借鴻便稍布尺牘

又副言

僕令丹徒時有鄭簿者常山人以廉吏聞者也嘗督糧謝絕常例已而病没無以爲殮吏民哀而哭之者不下數千人僕以其情聞之當路厚爲䘏賻始得扶喪來歸以故其族姓邑子至今往來如通家且鄭以廉守官見稱於時然亦以廉廢家而三十年來益且窘矣今有孫名起宗爲衢州府吏頗

善書敢以其名聞之臺倘辱公憐其故嘗簿丹徒者之廉爲之恤其廬收其苗裔即得從書記廁厮輿臺之末即古人所以憫孫叔敖之後負薪行歌而爲之欷歔感慨也已公仁人長者也不勝佇望

與張明江太守書

僕無似辱先師文定公覽會場中所爲試卷輒首器之以爲國士會所條答策問中頗觸忌諱故欠之稍後然非文定公本擬也已而廷試日文定公欲以策呈　御前又適爲忌者故匿試卷塡三甲中卷始出而復湧滮文定公覽睹之不勝憤鬱僕

之數奇孤文定公多矣今弟來得公手書且驚且
喜聞囊所廷試卷文定公猶及收而藏之家中而
僕於此不能不憫然自失而併欲於公處求之傳
示子孫也僕位匱中大夫罷官來歸卒不能樹功
名垂竹帛甚負師門而兒曹以下稍及掇一第出
爲令頗竊民譽卽叔季輩抑及鴻次善文章茲固
明江公之所爲我解頤而亦或文定公之所含笑
於九原者也忝在通家故敢附聞别諭族子欲刻
兩浙風雅併索篋中稿欲爲傳之然僕舊有吟稿
十卷已列三稿刻中茲特附覽求教而他所未入

刻者別錄一二百首大較金山澤間幽臣羈客不
得志而故爲寒泉蟪蟈之音非所以擬之騷人墨
子也伏惟我公痛爲劖削擇其稍可者而傳之否
則重爲木灾也已皇恐皇恐

與張嵎崍司馬書

公之按節浙上浙之吏民所欲家戶祝而戶俎豆
之者譬則晉羊祜於襄陽宋張詠於成都是已而
僕所銜且戴者獨深何者僕罷官以來三十餘年
于茲海內知已零落殆盡豈謂頃者地方鼎沸之
患　聖天子且借國家之重臣儼然臨焉而公

又不遺故舊所相爲吐哺而拭拂之者久而彌篤
不以厭勌若此薊遼以來公之奏凱之書旦暮上
聞所當搴旗斬將而剝首虜者不下數千馘矣郎
傳記所稱漢之衛霍唐之李郭恐亦無相遠公向
屬不肖紀令滑以後數事僕恨衰颯之年譾薄之
識猶未能爲公次行事然要之一二年來公所爲
朝廷統將帥靖疆圉寒氊裘遠斥堠者葢於往事
功且百之公今入領大司馬非特一重鎮一邊徼
而職方所籍薄海内外咸屬兵鈴矣乆覊稱賀以
文稿未上恐掌書記者簿責坐罪故惶恐到今兹

緡兒入　朝當必以通家子弟過邸第故敢嚮風
上候伏惟台亮
與鄭太守書
桐廬布衣而鮮青囊者曰俞汝彛故都御史俞莊
襄公之族孫而先府君没所嘗憑之以卜葬者也
然青囊術特屬客遊無他異能獨其言不妄發行
不妄動事父母孝與朋友信頗有閭里俠節仗義
者之槩于故重之而年四十無子閒嘗出帷中侍
女備巾櫛而其父號前江亦以篤行聞而鄉飲於
其學宮者也獨臥一榻者累二十餘年子閒候于

其廬親見其父子相爲師友圖書四壁而蕭然若
漢獨行也故益加敬之所於父子間前後投贈詩
文及爲之題其墓而哭之死積若干什今附載故
所刻中一一可覆也倘父母手而讀之郎可以了
睹予兩人者之交矣乙酉年不幸汝彝病且沒其
將屬纊也從臥榻間爲書數百言遺侍見俞湯永
訣大略悲無兄弟所遺老母年八十而遺幼孤兆
麟特八齡又其妻先亡而孤特育之故所遺侍女
子不勝泫然泣輒以義諾其所請爲之移書與友
而弔且哭之數年無間春秋時時遺使過其廬而

閒其母與子然每痛汝彜雖亡無他兄弟捍衛門戶猶幸其生存也以故所畜養家奴俞招壽及其長子俞池次子俞湯最有恩蓋計其家之貲產不下三千金盡以委之池與父子如手足心膂然當必能移所世沐其衣食婚娶之恩而報之也豈謂其父俞招壽旣老而長子池掌其家一旦背主占其家業所遺如囊中貲甚且匿其故所遺古書畫玩器又從而賣廢其田四十五畝不肖旣不量力於汝彜之臨年而訣也巳許之矣今豈敢食其言乎故復不自量力日夕深憂繼之以泣其族中雖

係名閥然能仗義而爲之寢護其家撫其母與孤
者絕少也其遺孤所聘婚雖係蘭谿章楓山族子
然又道遠不能顧也況俞池既惡其妻趙暴悍特
甚視老母弱子如几上肉而予所故遺侍女益備
巾櫛者已十三年而與孤相爲命者也近亦被池
夫妻奪其衣奩逐之來歸矣萬不得已與其族衆
故友爲此上請父母俯憐不肖生前之交必不忍
背其身後之諾俯按别狀特賜親提其近族俞汝
在俞汝兆與其故交省祭吳大鳴併查弔汝彛存
日文簿一一逐項稽考聞俞池橐中所積不下數

百金一則首爲勒令回贖節年賣廢之產二則籍其所匿古書畫及玩器之類三則姑聽伊弟俞湯代掌家事併留其父與母而衣食之以隨幼孤至於俞池所生四子併所娶二婦及其男女九口悉令歸宗其屬之俞湯也煩案查見存家業一一登記爲印信文簿三扇一留存府卷一給俞湯收掌一存遺孤兆麟或伊婚蘭谿章家以待麟壯而婚娶之後照數交還盎借父母三日之勞則汝彝可保九原之託而不肖異日身沒亦可與汝彝相見于地下而無慙赧此則明府百世血食睢州者功

案之一也臨風流涕無任瞻切

上撫臺滕公書

公按節臨鎮以來適湖中水灾非常僕從丘壑中輙聞飛章上聞請蠲租請改折請停解請緩征甚且犯觸忌諱請罷內織而中外縉紳大夫無不人人拭目而頌公之勞來勛勤之業者春夏以來米價騰踊人情洶洶閭里惡少因而聚衆刦桑埜屋而食甚且椎剽行亂白晝刦掠其去嘯聚萑澤弄兵潢池者特朝夕間矣賴公震怒嚴甲令除首亂釋脅從又從而移易官署督責守 巡威聲所被翕

然以定而嚮之所謂鼎沸之患解於抽薪河流之
災寖於决堤獨我浙東西哉五湖之間所欲因而
幸亂共爲響應者譬之飈散而煙消日出也頃者
舊穀既沒新穀既升而遠邇之間稍稍輯寧矣東
南州郡億萬生靈其所家謳吟而戶歌咏者較之
昔人所誦富鄭公之救青州者無異也嘗聞傳曰
施法于民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
祀之然則公之異日內執樞筦外鎮國家史官之
所書太常之所旌當裒然在望而我浙之所當尸
祝我公俎豆我公者又豈敢忘哉僕不肖衰且耄

矣然公之勛業所嚮愿效一言以告他日之采風者非敢如世之爲諛而已也不知公能諒之否

與龍渠陽郡丞書

衰齡怯暑避臥竹林間忽辱使者傳手書至開緘讀之不啻飲之以金莖之露而鑒之以玉壺之氷令人神解久之僕間從先公宦遊來於今四十餘年而當時綰帶而嬉金駟而馳其所共風流文藻爛然眉睫與夢思間於公使星所嚮豈不願爲之執鞭哉顧遲暮之年踈懶成癖大較稍犯楊鐵崖先生之痼疾矣及覽公所云恤灾賑窮施行次第

蓋古者名二千石之遺而天於旱乾後賜之霖雨不知郡中士大夫有能爲公如蘇長公之碑喜雨亭而詩歌之否分俸之賜愧不敢當謹以近刻玉芝山房稿一編又舉子業刻一編附上請教聊以見衰耄中猶於山澤間沉酣淋漓若此令弟教授湖中謂之安定先生風範可也而僕又承推先公世講之末相知獨深惜也猶不聞中朝之推轂而絫然博士間也如何如何如何

復陳五嶽方伯書

中秋夜對月銜杯醉後搦管點竄六美堂記數十

字已而閲鉛山與新城李簿相繼移書過促業已
復門下矣又二十餘日李簿之使再至盡其家復
於篋中獲公所刻陳氏家園記而併以手札投寄
者也僕手而讀之竊疑公之園林於雲夢江山之
勝互爲吞吐綽約處固屬無盡而公所於天地間
目得之而爲色耳得之而爲聲心神得之而爲块
圠無垠處公往往憑欄倚几嘯傲乎其間而世之
善文章閒賦咏者僉爲公鑱畫點次之矣僕平生
覽古之善記佳山水惟柳子厚爲最雖奇崛如韓
昌黎當讓一步已而移官南粤間過永柳二州探

其洞壑所誅茅而亭葺石而臺一切勝槩猶疑柳子厚筆力不到也公家園林星羅齒錯於汧水遠近聞得無移僕所以唁柳子厚者而爲之太息其間也乎僕衰矣不知天肯假之以年其及躡屐公之園林再爲摹畫一二否別諭李中麓太常蓋僕釋褐時以文章交而最深者也兒緍之令章丘業已移書叮嚀之太常之沒已二十餘年而無子其故所貯圖書古器已散而犖犖守殘業者特其繼嗣而已僕生平亟故知而兒緍於其父之執友亦往往事亡如事存承諭及敢復不盡欲言

與黃葵陽學士書

公以文章侍從　明天子德業日以宏聲問日以鬯而海內縉紳先生無不人人望　天子之卜相傳麻矣僕雖衰且耄嘗獲從公弁髦間頃者姪一桂幸出自門墻僕之私德蓋有倍於恒情者夫士子稍解屬文掇一第固其常耳特憐茲兒少最苦心嚮學壬午之役同縉兒應試已爲有司所首錄適經房兩相爭遂擯不與當是時先期縉與桂出塲後兩以試稿從馬上疾馳以歸僕覽之且曰兩兒當金第也巳而桂獨絀僕不敢以縉之第

爲喜而以桂之絀爲泣玆固姻族鄉黨所共憐僕區區之私而欷歔太息者今九月朔日又得桂及少兒貢所爲試卷讀之僕笑曰桂獨脫穎而出矣巳而報至卒果所覘姻族鄉黨之過者或爲慰或爲賀而衆或見僕喜色獨倍曩時嗟乎僕豈獨非人情哉蓋憐桂之數年間頗類蘇季子刺股流血發憤大業今稍及進慰先伯氏於九原則其所私慶獨切耳然則公之恩豈僕生之所能報而沒之所敢忘哉玆特齋沐爲書申謝聞桂巳留京年且四十一切督之閉門下帷玆則僕得隴望蜀者之

情而惓惓於父師之側者也

與錢繼修吏部書

頃聞許敬菴京兆所爲揭辯李見羅事遂蒙外從或多憐之又或從而罪之且謂其無當僕獨不然何者士君子立朝惟不欺其心以報國家耳見羅事在西南蠻徼去中國萬里僕不知其事之曲與直然在敬菴則生平所共道義而骨肉者之交彼之相信者既深則於其所疵指而悲之者切故持痛發憤而不得不爲之一湔洗其本末耳不敢遽謂其言之當然其皎然不欺二字則上可以質天

地感鬼神篤金石而言者引而訕之且從而罪謫之僕固知敬菴之所自信而沒齒不悔者然聞中朝執法家亦欲薄見羅中丞之罪不知其能轉移聖心否

與杜靜臺工部書

公之宦遊所嚮於南陽則疑西漢循吏於荆州則疑古者山澤之官其所綱紀吏民法而不苛廉而不劌甚哉仁人君子之流風遺澤所至尸祝而俎豆之者僕雖衰且耄然於世之賢士未嘗不夢且思之若泉之注壑而不能已頃聞公告病歸已匝

歲矣而僕始則不之知知則復為病魔所困而支離林壑不能出門戶故公之道德宴言雖或若降若登若俯若仰於眉睫之間而杳然神遊而心馳於今猶未之及也茲顓使奉候而別所為近刻詩文一編併舉子業一編附上請教葢不及登堂而膝席聊以二種呈之杖履前公或覽之當有憐僕丘壑所未盡之軀而猶可共為韻折而色澤也外雲履一豸補一則以促公再為入 朝履星辰步日月而黼斧袞冠以出也

與鎮江太守范見復書

頃者貢兒北試下第南還比至京口而丹陽以下
且坐畚鍤濬河道梗不通矣妄持賤名傳刺問舟
臺下甚屬旅窮而無當者辱公喜且愕曰吾不意
此叟之猶在也廼遽以所秉廵船護之來歸竊思
僕於海內賢豪未嘗不緦緦然思附綰帶交願裒
耄以來譬之坏戶之蟲而公何以明德之賜殷勤
至此豈以僕嘗令丹徒公露冕所嚮或聞僕抑嘗
竊譽茲土邪僕去縣四十餘年而縣之父老且或
知或不及知而公嘗不以此也豈嘗手僕覆瓿之
語而賜之耶抑或他有所溉於心者而殆及爾邪

而僕又自揣孱櫟之資恐無繇也北望江流恨不及趨駕千里而稽顙郡庭茲於使者之返先此附書以謝

奉韓敬堂少宗伯書

聞公以先公之憂歸來 閶闔城上僕以衰朽之年不能躬為匍匐頃者醫家其過草堂稍稍語及公之病魔頗與僕壯時略相似已而得解則所籍藥餌者什之二三而所於友人指授處稍稍得力殆什之七八也敢附以起居僕少習舉子業頗自刻勵衣不鮮帶榻不設枕者四三年又好湛深之

思於六籍百氏書及古之文章家之旨所當印心
處往往中夜起而露坐甚且遺矢猶於厠中閉目
冥思獨哦獨語客問過之每對面不之見客前呼
始愕然起以故閭里賓朋數謂予癖而癡矣此年
二十二三時事也已而第進士後先父母相繼喪
哭聲晝夜不絕者累數月骨立不支分且必死每
對花發輒嗚咽不自已且曰吾安得見其須果也
已而舉一兒頗聰頴輒又嗚咽不自已且曰吾安
得及是兒之長且成立也已補令冉徒亘欲毀撤
自免者久之友人唐荆川過山中笑曰此予少時

所患君殆由文章爲之祟重以廬墓來哭泣太過
致損心神耳聞聖人無心病君第過丹徒吾當時
時過縣共君語君於是時病不瘳解綬未晚也僕
於是迤邐就官每出堂視事輒憂或遽僵也每過
南京謁上官甚且欲携木以行雖不及携而心之
悸不已也至於每夜寢不交睫惟聽巡警者提鈴
報更而已鐘鳴則攝衣以起荊川過之奮而言曰
吾聞蒙莊云以瓦鑄者巧以金鑄者拙君得無自
蔽而因以自斃乎僕聞其言爽然漸以解病亦漸
以去而醫者亦時時投補心之劑又年餘始及故

吾時年三十五於古人所謂咄咄書空猶時有之四十罷官後則神日王而六十七十來彊飯踰壯時矣公得無於僕似之乎公達人也超曠非常豈與僕樸遬齷齪比或其少時發憤典籍與歷先大夫之變其所由摧喪憂勞或相近耳藥餌固不可謝要之几榻閒非蒙莊言即佛氏書則其所助當或倍蓰葢有勝於長桑華陀者已

與張澄齋憲副書

僕無似語所謂㹀櫟蕭蓼不足比數者公之按節浙西時獨辱公開襟與之又從而折節以下之漢

暴勝之之於雋不疑不過也然僕間讀古傳記以公之材略及其風猷所嚮固當外之擁節旄鎮邊徼内之持國秉入政府而抑何以中道解組特繇藩臬歸來乎林壑泉石之間僕衰且耄嘗謂公家太湖之北僕家太湖之南盈盈一水幾擬鼓棹乘流而過從公朝且夕焉共爲嘯歌賦詠於薜蘿之叢煙霧之窟顧荏苒齟齬以至於今猶忽忽焉未之能也得無爲呂安所笑已乎秋之深央當載鶴從公錫惠兩峰之間適有友人周生者囊古書名畫求謁門下敢附尺牘以申宿約而家刻二稿附

上求教益欲公知且憐僕所自好而倘獲公之寵
抹鐫示其間亦庶不孤生平之愛也

又副言

邑有友人周生某者少孤而力學其所當敎郡劉
清惠公南坦叅政陳公棟塘司馬蔡公白石輩所
贈詩歌文章之什可見也其解母之囊裝也近千
金然不治產獨好古鼎彝及法書名畫而於畫事
尤甚間睹吳下公卿家所散唐宋來趙伯駒米南
宮及范寬王大癡諸舊縑所遺輒傾母氏槖貯以
求之故其家無半畝之宮往往借廬以貯圖書子

數過之家特四壁立而所共賞朋倘徉其間者香一炷茗一甌則出所貯圖書相品畫而已甚矣其癖且迂也數年來歲既侵米價日翔貴而午炊或不繼故不得不移故所貯以鬻之士大夫家而世之士大夫未必知且好即知且好抑未必其力之給否也頃者范司成特爲移書孫太史太史固稱知且好者而其力之給與否吾亦不知其何如也語曰青萍長價於薛卞之門公得無憐之而傾槖中裝以資且給之否乎公即力或不給貴郡固多素封倘蒙不惜齒牙魚目燕石皆爲隋珠和璧矣

百神焉

既且好書者而其力之給與否吾亦不知其何如也
譬古也質者貴說同成特為祿秩書務太史固冊
今士大夫未必知且好即知且好財未必其力之
不繼故不得不移故所購以當之士大夫家而世
擁且宅也數年來藏既侵尋米價日貴而予家益
一姓者一匱則由所購圖書名品畫而已盡矣
數遺之入家特四壁立而所共賞與論數計不

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之九

歸安茅坤順甫著

書

復王肖華溧陽書

使者持手札併及分俸之賜感媿感媿溧陽者江南繁劇之邑中多勢家鉅室盤錯紛結盖仕路間之羊腸鳥道而難爲騏驥驊騮之縱步而蹀躞者兄丈何以抱琴而過玆邑也豈當路有故知兄丈下邽之材者而廼借之以彈壓剸割耶前令潘李二公俱僕姻家其所從簿書賦訟間僉知自好者

而今卒爲邑之狡猾讒險者所構雖然兄丈之鋒鍔譬則青萍太阿而其器度則又萬斛之舟也古稱名令有王氏青箱者顧兄丈直須虛其心平其氣於一切辛甘燥濕震撼擊撞處曲爲調劑而鎭之異日者兄丈固當爲國家建非常勳而區區百里不足以盡蜀之士元也僕拭目以俟

復趙定宇少宰手劄

溧陽遣使函公手書併及機杼謝謝　聖天子當陽而疆場多烽燧之跡執政間一切盤錯紛結殊爲鞅掌而公之材望行且拜相傳麻矣語曰世

亂則急介胄之士時平則推譽望之賢傑獨謂茲
二者公所當日夕刺心而無間於世與時之相升
降者如何如何王溧陽緯有父風區區百里非所
以展驥足者溧陽號為巖邑而難治王兄雖辱千
里騕褭然而入羊腸懸度之險恐亦難以飾驂而
騁轡也公領中朝倘有故知門生宦遊江以南者
須仗公憐世講且從高岡之上無忘順風而呼也
縉兒令章丘五年所叨薦剡者二十餘上而三齊
間百八州縣僉且遵章丘所次科條而例行之歲
首吏部注下考間聞章丘父老赴闕上疏訟寃者

三百餘輩然爲納言所滯亦無繇達之　宸聽不知公及聞否兒且憐僕年垂八十方以解綬爲幸惟朝夕父子相師友讀書積文而已知屬公垂念故併附聞不盡

與徐司諫龍寰書

數閱邸報獲明公所上封事一一切名實中肯綮而於國家大計無不可席之施行真古之補闕拾遺也西夏叛卒不啻唐安史朱泚之變而當事者方其首難時倘及赴焚拯溺則疾雷不及掩耳從中開誠布公待之以不死茲固倣張乖崖之定蜀

亂寇萊公之鎮澶淵或及甚亂定勢也已而僭號
毀制漸聞于朝朝且按部覆徵兵白羽四馳復出
內帑數十萬金以厲戎行其聲固震疊烜赫而哮
許諸酋自分必死譬則檻虎也計出無聊愈亟愈
亂而况城高且堅當事者雖頻兵十萬而內困於
樓櫓之咆哮外疲於胡虜之騷驛春以來迄無成
功蓋有以也兼之倭夷內訌朝鮮且破而遼陽一
帶又在唇亡齒寒之間矣僕雖老於丘壑閒不能
不深杞人漆室之憂所望公輩出石畫以鎮綏亟
發紆謨以匡國家者耿耿也僕離丹徒已四十年

而縣中故鄉官唐公默菴孝廉本末公在縣時嘗
及稔聞之否丹徒賢士大夫故多而唐公爲最其
以宦遊二十餘年而病亡旅邸殮無以爲殮殮無
以爲葬無寸土尺椽以遺其後僕襄故力爲拮据
周旋其間大畧已備所寄高少府春宇公書中錄
其副以上不敢再贅公之甘棠之愛在丹徒不啻
什且伯於僕者況公方首諫垣郡二千石以下無
不嚮風慕誼高崗之上順風以呼山谷僉應者也
茲特憐唐氏之遺孤上不能守祖祠下不能葬父
骼而特以故三院所優給丹陽廢寺者之田而爲

地方狡猾者所魚肉而奪之敢以哀鳴於舊令尹之側公倘於中或及授之持節使及郡縣大夫之閒公之德且世世矣

與石東泉司馬書

公柄司馬來中朝之士南下者無不嘖嘖聲稱當與先輩馬文升余子俊劉大夏諸公等其所規畫次第僕不能盡知而年雖衰耄不能不聞鷄起舞也近數讀邸報頗知寧夏督府所牒報僉不聞措置肯綮而招安一節獨聞我公持之可謂深獲要領矣夫招安者不得已之計也此特可行之於始

叛之初而決不可行之於遣將之久方其始叛一
時部曲跋扈稱亂督府諸公倘能從呼吸間開誠
布公在外鎮則借　天子之恩威而陽假之以
浩蕩在叛卒則仗帥府之倜儻而陰藉之以解勢
是或一策若既經督府疏其事於朝而　天子
且為徵兵遣將彼猶肆然狼跋而焚燬制書則其
不臣之罪殆有甚於唐末之藩鎮者已海內三尺
豎子無不怒髮裂眦而願為死綏者督鎮諸公其
能拱手而聽之乎或疑當事者以師老堅城之下
不得已徉借此以懈其死鬬之氣而兵家所謂用

而示之不用且從而奮擊之也六七月來於今未聞定算未睹成功如何如何　明旨切責至再至三而我公所從中布畫激勵戎行謂之千鈞之弩矢不虛發矣今且若此不知我公何以收之泉石間不勝漆室之憂幸有以示儆

與崇德令王鍾嵩書

崇德縣二百年來封以內文章則推貝公瓊節義則推程公本立至於勳名則推潘公藩潘公所當成化弘治間以素絲羔羊之操累官刑部尚書而出督兩廣則斬馘萬級其威名與韓襄毅等已而

逆瑾銜之奪其功而反褫其爵其沒也無以爲殯且殮故廬三楹且缺其一角甚矣其賢且廉可以師百世而冠人羣者僕不肖所娶婦與其公子所娶婦爲女兄弟故獲習知尚書公本末數十年來前令公憫其先賢之裔而貧故壁立輒復其家今其孫文弱特甚乃爲里人駕之役何異驅麋鹿而服之鹽車也僕之衰耄遽干典謁蓋痛孫叔敖之後而行歌負薪於市耳唯明公垂諒而寬假焉

與淮安周經府書

方外友雷道士客遊淮上爲惡少年所窘縛而羅

織之以獻於官司或傳其困且死矣頃忽破衲肩瓢而過僕榻於是攜之且泣且喜問其故曰吾之困且死者什之九而幸其所發官司則淮安經府周公故得以脫以至於今茲特爲書以謝而併詳雷道士所共從遊者本末聞之左右雷山東汶上人也少浮家爲道士從異人者黃髮髻西遊荊襄武當山中衣食於賣藥間遇貧者則出橐裝以分之或飢且寒則褫其衣傾其瓢所貯而捐之不惜也蓋澹宕自好者十五年前過湖中湖中人異之及扣其所得或習熊經鳥伸及一切吐納導引之

術彼皆不之語也間探棋局亦稍稍解者然於世之緇塵則蛻遺也久矣僕故愛其人而結一茅庵以棲之往來者十餘年數好子遊江海上或貧者見其好施易與輒從之遊且稱願爲弟子併代爲負囊與擔而爨也雷亦不辭然亦往往爲其所鬼瞰而竊貲以去彼特笑而不復蹤且追之如此者屢矣僕間亦數以戒彼彼第曰吾本無家亦何處不可家何暇絮絮問所從也乃卒爲從遊者所詿誤問其姓曰胡大漢而不告以名也問其家世所從曰父母早亡而貧無活願從師走方賣藥於是

聽其隨之而過僕所舊棲茅庵中累月矣未幾賊雷賣藥槖有二三金於是夜竊之以逃雷亦不以計行且告還山東也僕稍稍助之裝以歸又憐其莫爲之負擔也而隣有僮請隨之以行蓋壬辰年七月間也及抵淮忽被惡少輩縛之稱曰此胡大漢黨與也向詐奪人財者併縛所隨僮送之淮安府已而撤送明臺幸公抑其詳解其裝獲僕所贈詩卷廼爲大笑而遽釋之嗟乎明公於僕未之面者而廼爲愛其人併憐其客遊者之無辜也脫之以歸僕何以爲報而亦何敢忘哉敢具書上陳外

詩文刻數十卷中有原贈雷之詩什惟賜之淸覽焉

與許敬庵中丞商攉海上事宜書

兵家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今喧傳關白者不知其何許人頃者襲破朝鮮州郡而中朝所遣將提兵二千以赴之又全覆沒以故中外洶洶且疑其內犯而建言者或策其繇鴨綠江入犯天津一帶或又虞其南抄登萊淮海之間又以閩浙所嘗罹倭夷焚刼者而近日人情亦風翔而海沸矣僕妄測么麽必不能有他者但 中朝之疏已屢而

公今出督閩州則其事之緩亟險夷僉屬幕下公不得不為措置矣僕竊籌數事不知公可採擇否一曰首覘關白於海上所自為注措何如其麾下所用部將何如近者諜傳暹羅諸島且共為犄角以擣其虛其情形何如二曰海上所恃者順風而帆我閩浙一帶須辦福艙船二三千料以上者數百艘以逆之海上海上舊有上日本針經所載夷內犯道路頗詳不知公獲覽睹否大抵海夷之入犯必先於島嶼間停泊次第然後乘虛以及岸請於前所建福艙船分哨而逆之海上然非可刀劒

攻擊也於中盛貯各色火砲如佛郎機法貢及銅
將軍子母砲而我又外爲生牛皮帳及絮帷等項
以護我士卒所嚮此則嚴陣而折衝以待之者也
三曰前福艙船特可爲中軍而至於矢石之鬬須
別爲八漿船俗號八喇烏數百號而中載荻柴火
攻諸藥暗伏於島嶼隱處候其順風以帆而過也
我反從上流尾而順風以燒之福艙船逆之於前
八漿船夾擊而火攻之於後此則百戰百勝之策
可以一舉而殪之者也至於擇敢戰之將選摧鋒
之士先嚮導之審捐不貲之賞嚴必徇之誅而於

州郡從事及偏裨將校恐須一一布置不知公謂何如僕業欲移書以聞督府常公而猶未敢不審公可併爲面商之否

與施華江京兆書

僕少令靑陽下車日卽得邑之雋若我華江不啻吳河南之於賈誼張成都之於蘇軾已而受事僅兩匝月輒以當路者所檄而校文淮陽蘇松間隨且奔喪來歸僕所欲爲縣興利除蠹奉法布職不及鏡畫尺寸甚矣僕之負九華山之靈也已而諸父老或稍憐僕所緦緦然問民疾苦而爲之拮据

其間者雖不及究其施行而其中所抱惻怛者固可亮也邑之吏民從而俎豆之嗟乎僕何以爲情而僕亦何以奮報知巳也頃且年餘八十幾欲抱琴拄杖而再過焉一則登華江之堂連牀膝席共爲語次五十年來風塵荏苒處再則陟九華之巓且尋李白及他所仙遊者之蹤顧以衰颯猶爾留滯而邑有吳君者過宰璉市璉市者卽僕所近浮家處故及稍稍問華江起居知華江康食無恙僕不勝躍然喜竊欲爲之肘而飛也聊籍尺一展我契闊外有詩文續刻百餘卷獻上塵覽不盡欲言

與吳屏山太守書

客有詩畫友沈青門者之孫曰庇臨蓋世青門之業以遊江海間者也頃從維揚還僕因前問公政聲沈生亹亹不置口而曰維揚吏民家歌舞而尸俎豆之近世所僅見者巳而又聞公於瓊花觀有深慨焉瓊花者誌稱玉蘂花世所絕無唐人嘗臺榭之而宋歐陽文忠又從而作無雙亭以賞之間嘗見之騷人墨子之咏歌而以世遠時移其頹且没於礫石之間久矣而公以治郡之暇從而樹之以名花懸之以層閣得非先輩所稱揚州第一樓

乎沈生善繪事而於泉石花草間尤多神理茲特移書屬之我公倘獲賜之末席或及從公珥筆濡毫圖寫所爲瓊花觀以歸茲固八十老人之所指掌憑欄而欲爲公歌且賦之以貽後世者也幸開襟而留意焉

與李見羅書

僕無似獨辱先公左遷歙郡時輒引帷中爲國士巳而又辱令先大父茫湖公賜之以忘年之交久之昆仲相繼第進士往往以道義文章相追琢盖附交籍者三世矣頃者公以名世之賢按兵絕徼

所嚮爲功焜耀當世豈謂甘陳者漢之萬里長城也而竟爲讒者所寃僕每讀劉向訟功疏數爲之欷歔太息也　國家方東憂倭北備虜所需封疆之臣甚亟而世有干將之劒顧獨羇之豐城之獄謂之何哉雖然海內士大夫無不人人爲公扼腕外之緬甸夷徼近且走萬姓伏闕庭抱痛流涕公之功與罪抑足以暴於天下後世而異日史官當必有如書甘陳之功者公亦何所恨哉公今遠戍海上許敬菴中丞適持節七閩所當波濤魚龍之患方蒿目攘袂公今過之茲又眼前一快心處也

如何如何不盡

與邢知吾少叅書

僕罷官四十餘年於海內賢士大夫絕音問曠宴言然而公之風流藻雅間於亡見積及顧甥侍御輩稍稍獲睹什之二三已而縉見令章丘語次公之所握手出肺肝綰帶結心腎再冉讀公所撰去思碑其所次吏民之擁戴與田野所尸祝及當事者所按其科條而偏行三齊州邑處一一如掌當不減太史公及班掾之傳循吏甚矣知巳之賜所當與日月俱遠者也忽辱遣使函手書併及機杼之

遺何敢當緍兒茲歸也蓋當西臺時偶聞僕之恵
背癰也輒爾乞疾來歸四三年間僕且稍稍康食
所共父子閉關以詩書典籍相朝夕已而前年以
吏部注下考不復出矣而一二先輩姻友間以僕
之年雖邁神猶不衰而兒竟以此留滯不無可惜
故特強之謁選公且再出柄政不知可借公之使
星所嚮或及瞻睹以慰生平否不盡欲言

與醒神書

癸巳冬十月顧甥侍御從雲間回爲言獲逢翁眉
睫問其貌則脩然鶴髮而顏且腊以酡也問其齒

則疑百歲以上而不能記其年也問其姓氏與家世則云翁特哂而不以語也已而探囊中所請翁題其所築園曰蕨園其樓曰夕隹且其字畫翩翩乎古者山澤蕭逸之韻也已而又扣翁所為攝生者曰其所為飲酒食肉冬裘夏葛與世人同而中所吐納導引之術超然出於形骸之外而有非世所得而窺之者嗟乎翁豈抱古者洪厓浮丘安期偓佺之深而有所自好者與僕聞之神若解而魂且越倘及從翁杖屨願附古之棄妻子若脫屣者固不惜也嗟乎忘生者而後得長生僕非敢遽望

翁攜之以吸沆瀣餐煙霞而逍遥乎蓬萊方丈之間也第獲翁不鄙遺倘獲口畫之以泉飲谷棲一二肯綮或及稍稍辟穀茹芝而從清心鍊氣不知老之將至云耳謹顓使函書以聞惟翁憐而許之

與許敬菴書

故友沈青門之孫曰庇臨過金陵求謁公竊思青門故以詩畫負米芾暨徐熈者之望爲重湖海間而其寫花也不以貌而以神往往能使遊蜂飛蝶若鼓翅而過焉以此名當時而數及槖裝至千金然不善治生僅以丹青世其子若孫今其孫庇臨

似能世其業而以之衣且食於湖海者也項珥筆
入金陵而以金陵諸公卿間惟公爲今之白香山
少傅也屬予爲之紹介竊思樞副之門非六郡材
官郎虎賁劒客公令門下則又半屬談經論道綴
文之士恐於此輩日不暇給或曰公固古所稱吐
哺輟洗以待天下之士而於九九不以遺者沈生
所挾匪特九九已也況舊京多五陵豪俠三吳繁
華公子公倘垂憐稍稍賜之以緩頰而吹噓焉沈
生當不啻明珠大貝之爲寶於世而靑門其亦不
亡也已玆亦公之下士之一籌也萬惟垂憐焉

與姪舉人桂書

姪行年且五十於舉子業可謂苦心矣舉業而入苦心之路其於名理雖或精研而於風調不免沉滯嘗聞先輩舉業三字符曰典淺顯予獨更之曰輕淸精然精之一字亦不易得但能輕淸而稍加之以秀逸疎爽則百試百中矣嘗謂頭場七篇最爲喫緊須如行雲之出岫巧燕之穿簾荷葉之擎露柳絮之飄風萬無過思深搆過思深搆必致重滯艱澁於二三場以後益聽姪之蹀躞馳驟出經入史千金之駿絕塵而奔亦無不可者先輩舉業

之最如王守溪之渾雄臺閣唐荊川之精純典雅汪青湖之豪爽薛方山之奮躍僉所不易得者獨聞韓昌黎有云如駕輕車而就熟路以此携之爲舉業訣可謂最便法門近日見維寄北京鄉試七篇姪嘗誇之當爲舉業中赤幟予獨疑其太横喜之者什之五而驚且辟易從而厭之者亦什之五而縉見亦讀之而曰但恐落老學官之手當爲覆瓿矣今已啻翅傳聞果被以高年校文者僅於首篇加數點後僉不及覽何則彼且視之爲怪僻不復覽睹矣吾姪之才奇崛魁梧獨恐其一入沉滞

便令校文者澁眼縮首千萬放令輕淸而加之以秀逸踈爽斯則姪之老馬長途而姑從康莊以策轡而馳亦所以慰我衰颯懸懸之望也

諭縉兒書

頃覽汝所爲轉假疏不覺怏怏怒抵之地夫余豈世俗尋常之見哉不暇遠引姑即汝入仕以來本末及余生平耿耿未了之志爲汝詳之汝之初舉進士也即乞差省我不足論已而由章丘入爲御史此正奮報　國家之時奈何甫及數月以吾偶恙殤疾遽乞休沐此其誤者一壬辰挂吏議汝即

悻悻有終焉之志余聞章丘士民輕千里而號訴國門者殆三百餘人也公論猶在人心猶不死故强汝出巳而補浙川令聞汝不以遷逐自居頗拮据撫字遂及量移南部郎　國家於汝亦不薄矣正宜竭力奮報以收桑榆胡爲乎不及赴官遽以疾乞歸此其誤者再汝不過以我年踰八十旦暮可待豈知世間固有百歲人卽如吾近所嚴事醒神翁或曰年百餘歲矣假令其子若孫能待其盡而後入官邪汝蒙　中朝寄告來歸倏巳三載而今復爲轉假之舉不知汝之意何居將再偷閒三

年而後出乎抑謂吾之壽筭必盡於三年之內乎
抑亦終其身不出乎如更歷三年則吾愈衰汝愈
不可出如謂吾筭必限於三年則恐汝有所不忍
日月云流汝老且至他日欲出則不忍欲轉假則
令甲所不聽惟有終身田里作一鄉黨自好之士
耳汝父令汝讀聖賢書望汝科第如斯而已耶此
爲孝乎不孝乎吾少時以名業自喜庶幾爲　國
家效尺寸不意三忤執政遂致淪落生平未了之
志付之汝輩汝受　朝廷爵祿不思致身而今日
請告明日乞身此爲忠乎不忠乎語曰小孝者大

孝之賊孝經一書諄諄立身揚名古人祿思逮親往往爲親屈烏有棄官不出方爲孝乎自漢世有孝廉之舉而干名釣譽之徒故爲割股廬墓及一切非常可喜之事皆非其至也即如李令伯陳情表千古艷談之然令伯比年四十有四而祖母劉年九十有六汝年政與令伯等而吾年去劉尚十歲汝即慕令伯何不待之十年之後乎又令伯稱內無應門五尺之童外無朞功強近之親今吾有三子三女十一孫三曾孫吾之起居甘旨顧獨賴於汝邪吾雖老食不必視壹行不必杖扶汝視吾

精神色澤較之五年十年前何如而必欲以歲月
期我限我邪請汝思之假令汝有子已通籍將令
其朝夕相守日爲待盡之計之爲快乎抑令其馳
驅王路經營四方之爲當乎語曰不順乎親不可
以爲子吾之所快在彼不在此而汝不能順是泥
孝之小忘孝之大修孝之名而辭孝之實竊爲汝
不取也又吾官至藩臬以遷轉稍速不及膺　國
家贈錫恩汝儻努力雖不敢過望得一外官三品
便可贈及汝大父母庶幾了我生平第一未了之
志吾沒且不朽而況於他乎吾心耿耿吾言種種

恐重違汝志尚恨發之遲汝果欲爲孝子當仰體
我心勿更猶豫汝倘仍補南曹則吾之履杖尚可
從汝於牛首燕磯間也何如何如努力努力他所
欲言姑遲之

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之九

歸安茅坤順甫著

序

送沈令序

古者之仕不出乎其父母之國間有不合而去而游仕乎他國者大畧亦魯衛韓魏中山鄰服之間交相聘而至者也亦不越數百里而止故其同朝而處結珮而宦者非其父兄姻好則其鄉先生所嘗與遊者也雖歲時州閭伏臘宴會弔賑慶恤之俗數相往來如里之田父服賈然故仕者至以官

爲氏甚樂且適也無所謂客土者之思秦漢以來
一天下而郡縣之或輦轂畿甸之士出於嶺海蠻
戎鳥言殊服之域或嶺海邊徼之士之入乎中州
幸錯相易而至遠者萬里近者數千里其五方之
山川異壤衣食異宜寒燠異候燥濕異劑非惟歲
時州里之俗不得通而併其父子骨肉之音或阻
絕踰時而不至焉於是仕者始亟於轉擢以去而
所至往往多羈旅蕭瑟酸惻慨慷綿邈之思或感
歲時風土與其鳴春之禽四時之花木山河之攬
帶池臺之燕賞彷彿差池乎鄉之所習覩者數共

騷人墨客賦而歌之未嘗不欷歔若草之吟蟲悽然以悲也間有鄉之人與之同遊於其土則不問識不識欣然若相悅也何者狐鳥游異林聞同音者則蛩然喜和鳴不已情也此古今來人士所同而於時之遷臣逐客被罪而至者爲甚于吳人也吳之土戶牖之間山川相軫結水爲廬而秔稻鳫鶩魚鱉茭芡以爲食者也去燕趙數千里所謂五方之山川服食寒暑燥濕不同習者而于待罪茲土適吾鄉沈君大衡爲未年令且彼所稱不識者猶欣然相悅也而況君之賢尤鄉人所雅慕而譽

之者乎君數由公事首羣吏來謁郡署予輒撤去
臺衆故事與君退食共爲吳人而語商確土之民
所疾否閒於歲時款款指矢鄉土故事又怡然若
遊茗雪檇李之閒聽採蓮之唱吳趨之曲而忘其
去者也亦洽矣古之遷臣逐客之懷予將於君乎
憑而寄之而君且傒以考最去君爲政不務聲名
惟廉白自持恂恂近古之遺愛焉予知玆行也例
留擢京署不然當必改他州郡以去不復來嗟乎
君之去也與予坐爲吳人而語於其左右者其不
可復也已吾烏得而不飲鬱於其心乎故於其別

也申之文以綏其行

顧遠齋復河南僉事別序

公徙大名同知三月復河南僉事以去公於予衆所稱鄉先生者也屬邑長吏九人盛供張祖道衛水上請予文紀其事予遂屬草三易稿累數百千言不能畫取而扣之其旨嗚嗚然寥慄怳徉然若不能成聲者也則又爕去有從事者觴而前曰公之鄉誼子大夫所溉於心者舊矣其來大名雖未幾吾屬醉之者若南風之絃也子大夫亦適徙廣平至於此所謂東西州然言甚易者何朝命童子

操縑與墨侍左右暮不能報也豈兩君者均以罪徙至此又離且去故悲者不可以累欷呻者不可以太息耶予笑曰曾是之謂哉嘗讀傳記詳古賢人志士出處之際自屈原賈誼以下何可勝道也其間或復或不復或旣復而放或再放踰時而復不服論故士之於此譬若江海之漚顯晦離合唯其所之焉耳予於公亦何適乎哉獨吾今從諸君導送公兹水之上延眺數千百年間遷臣逐客之轍徙而渡者不知其幾人　國家來以郡饒而僻繇罪徙而至者軫相接也然其間著功德於土與

其暫至而去無所謂功德者於土而特採其名以傳書之簡冊祠之伏臘所遺燕遊歌賞之址山氓野父指而語赫赫若昨者獨文潞公彥博韓魏公琦歐陽文忠公脩蘇侍郎轍以及韓絳劉摯陳執中之屬五七公者歷歷可數也餘皆尋已零落烟波霧澤之間而不可求矣由此言之古賢人志士所以徙而暫寄者跡也其離而既去而獨有所常留者道德與勳名也其所謂顯晦離合可喜可悲者吾不知惡乎在也吾屬相與指顧河山草莽而一以聆焉能無悲歌感慨彷彿古所謂爽然自失

者乎哉予知公非區區於世之顯晦離合者故於公之去有所口噤而不能言盖在乎此而不在乎彼也公領而大笑欣然噱飲以為別

贈牛昆溪同知廣平序

予觀孔氏之門所稱異能之士甚衆然顏子而下其日侍於左右之側而欣然樂者唯閔子冉有子貢季路數君子門人所相與摹畫其衣冠言貌之似特閔子曰誾誾而已其餘若冉有子貢以侃侃書季路以行行書均之書其所為剛與直者予嘗誦其言過闕里望孔氏廟宫像想見其人大畧以

魁梧嶄岸之氣自喜今與今人遊今人類不好者
也他日論友則曰友直益矣又曰吾未見剛者斯
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孔氏獨纍纍然數
稱而嚮往之何哉語不云乎剛類火直類木其材
燥而上行而不膠折於物故物不能侵鬪之蓋不
如是不足與近乎道也予同年進士河南牛君者
長七尺廣頷豐顙美鬚髯裒衣博帶意豁如也間
與之抑古今事論利害成敗得失數稱先君子之
旨癯然當可否鏗然若敲金戛石而出無留也雖
面批人有不顧者當是時人望而貌之無問識不

識相與指而呼曰牛君剛直人也殆孔氏之門所謂侃侃行行者之似也由予觀之史稱魏俗剛武上氣力子貢季路皆魏人君之所稱鄉先生也君豈其流風苗裔耶何嚮見孔氏廟宮像及按門人所以摹畫其衣冠言貌之似吾今於君特疑不能辯也似不似吾不論而世之人類能好君否也雖然孔氏之所與者非與其侃侃行行也與其侃侃行行者之可以近聖人之道而不爲止也行行者剛直之最露者也侃侃則稍堅忍矣然要之負氣而非道勝者必誾誾若閔子庚書之所謂直而溫

剛而無虐於道近之矣孔子他日又論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皆所以摧季路魁梧嶄岸之氣而納之於道如閔子者也予南州之人其氣多弱於君不相及然獨數以直自喜而深好君聞君來同知廣平吾躍然又數自懼不能不於君乎規者故於諸從事之請詳書所以而告君焉君能莫逆於予之直乎否也

贈陳孔目序

繇周衰而仕諸侯之國者非公族之子則四方之士所客遊而至者也古昔先王盛時養士之法學

士大夫共視以爲迂遠擯而罷去之今其遺且載禮經其德行道藝之所書會民讀法鄉射養老獻馘訊囚籥舞絃歌軍旅俎豆所與攷習大畧隋唐以來博士弟子之所不講者也今一旦舉其說而聞之於衆市之童子必呶呶然羣而嬉姍也吾信古之道不得驟行於今之世者然獨竊取先王之意所謂庶幾其近似者彊之莫若尊師何者古太學之禮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州黨之間抑有所謂鄉老者賛鄉大夫而書其賢者能者以獻于王內寄其權又外優以不臣之禮而尊顯之

盖所以嚴民敬事之心而興其道也迄漢興天子猶數詔茂材受學國家有大疑難下太常會公卿百官各具師之說以對諸生請博士登堂頌禮必嚴或誦說有法必驚問曰何師則謹對曰師事某其所以嚴而事之者如此故其時之賢材雖不能盡如古昔盛時之鉅而明經潔行孝廉樸茂之士繇高第入爲列卿二千石而有顯聞於時者史不絕書也予觀　國家來中外州縣之師率錄州縣所爲齒年以貢之弟子而領置之間由舉于其鄉與進士於　天子之庭而至者特百之一千之

一而已是以長州縣者與刺史者之至幸以升斗
簿書之吏厭視而不厚為尊寵或以稱書于上又
輒坐故事待之踰時受州縣之吏而止信如是則
衆何所勸何以廣厲學官而興教化也當是時學
士盍嘆古昔見世多所稱豪特奇崛之材顯名其間
而曰事如是適矣似不必區區慕古之道者抑不
知非由今之法養之如古盛時者然特世所負豪
特奇崛之才不終絶于時於是乎稍稍出也予願
國家罷去州縣師之法畧倣古鄉老遺意擇其經
術傑然者賓禮之稍以稱書引擢州縣之吏以上

而異等者大較當攷宋諸臣表胡瑗故事然後四
海之內令習賭古所謂尊師者之槩慕誼無勸也
予友王君汝修志古之道聞予言而好之因爲予
言濬縣師陳君者陜以西博物君子時時舉古之
道爲弟子誦說予奇而藏之胸中久矣頃屬草郡
志來從事予驗之果王君之言不妄而未幾以遷
翰林孔目去按君職即古文學掌故之屬非世之
茂才不得與登　國家上採故事而將褒禮之顯
榮君之道耶古所謂尊其師而嚴事之者耶抑亦
繇君之賢偶卓絕於時不但世所謂千一百一而

罕遇之也君行矣入待詔承明之廬朝夕與世之名公鉅人者遊試以予言質之合乎道否也

叙丹徒縣洲田誌後

郡太守巽峯先生洲田之法行其川隰江海沃埜之利旣入于官而勢家鉅室無所厚射以滋訟鬬卿大夫之過道里者郡縣歲計其入以待委積故時其張宴飲車馬饋遺一切無會之徵所繇朘民脂理以赴交締之蝥者悉巳罷去司諫荆川先生識其一事書而藏之名山矣先生復請卿大夫自山吳公為誌以事必詳始則其情見故為公務以田

之塗澮不分則民有血氣不能無爭心故爲圖以
財之出入無式羸縮無式則司費者或起而攘非
所以勾郡縣之籍以遲其久也故爲例以法必公
議則來者可守而采風者有剩也故爲記議賦頌
書凡若干卷刻既成其隸邑吏芊坤廼讀而題其
後以告繼今日之有司者曰是法行其貲入于公
府其出入悉總于司財者書之以待歲弊郡縣非
爲公費不得書爲公費而郡縣之事不得書郡縣
之事而上官或命書之以待歲弊也則得書其或
上官欲有所費命於有司而不欲有司書之也亦

不得書不得書則不得以其財入出故嘗按書者之所籍以攷故時里甲之費郡縣佐貳寮幕所自爲奉御者什去其九過卿大夫所籍以爲欵澤絡繹道路之間者什而去其六七及其上官官司所轄歲至之常以爲奔走供億者什而去其四五他日郡縣之長吏於此使其約已治官守之百世可也稍令內不厭其子女童婢之欲以事奉御外奪於連騎結駟者之綒求以納欵澤中復唯上官者之所涎頤湌澳洞涊以爲奔走供億則以是法爲贅疣所甚不適意於有司呶呶焉訛言搖亂而去

之唯恐其不蚤且力譬若薪之待燎行之數年不
可得也而況望於久乎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遲之
數十年之後而洲田之存者或沒沒者或復時之
沿革財之消息與司財者之庸與否相攝而行之
以不失乎今日之意是則巽峯先生之所望於有
司也寻故表而出之以待後之同志者又題而告
郡之勢家鉅室者曰是法行則齊民蒙故業凡以
氣力雄食郡縣者既不復能射江海之利以競擊
鍾鬻食之富當其苦之然而齊人歿鹽筴粤人歿
璣翠利之所下民共惑而犯焉故也故聖王禁利

以定四海諸侯禁利以保境內況郡縣大夫之獮其所入以待所出凡以爲民也因公家之帑以寬什一之誅非爾鄉黨鄰里朋友姻戚乎語曰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盖言唯人也乎故表而出之以待郡之行富而附仁義者（按洲田法所爲節里甲者甚善惜乎縣之歲費僅百金所以行之不能以久也并跋）

送呂芹谷出守襄陽序

古之人有功德被於其土史氏書之竹帛及其没世之後近者百數十年遠者千餘年其在當時所施爲之畧盖已剥蝕烟波陵谷之間而無能措次

之者而土之人猶相與像而祠之或即其蕪宮廢第所嘗賦歌宴遊之處聞其名氏輒悽然欷歔悲慨伏而弔之若此者豈近世所習視區區簿書筦鑰之謹與夫廉俠幹局之勁能樹功名于玆土與彼其德有藹然入乎匹夫匹婦之深而莫之爲而爲者此之謂古之遺愛也而予竊怪今天下州郡才吏往往其所以功名自喜震爟當世者或不於此而於彼何也襄陽者阻江漢之上所稱中州之最雄者也漢以來世所當侯王戰爭數持重兵臨鎭於此其在承平累洽之後則又以其文儒領二

千石印綬出而守之者不知其幾其所能傑然表見者抑又不知其幾獨羊叔子以其風流文物爛然被江漢之間杜元凱以下歐陽子猶與其功而不與其仁且不得而並焉而當時襄人所爲書其祠之碑與過而涕者至于今騷人繪匠猶能摹畫而歌詠之迥然人之耳目焉豈非其德之入人深有所不可解於其心與予同年友呂子芹谷今且出守茲土試即其境采民風而問之其所由然者抑獨何與嗟乎夫世所務功名者在彼而予所爲呂子亟稱而喜道之者迺在乎此毋亦近於迂者

也然呂子怛然有志於古之道者苟歲時伏臘過
羊叔子祠下當必有深量于言而踴躍者矣

陳情錄序

陳情錄錄右都御史南渠王公尹應天時所乞省
太夫人疏及歷南京刑部侍郎時而以太夫人養
再疏來歸者也當是時　聖天子憫而許之縉
紳百執事共相矜以爲榮而各以詩歌倡和之者
若干首其系錄之額曰陳情云者則公之門生故
吏按公本末與漢李密故事合相與慕誼而書之
也刻成予受讀因竊嘆曰人少則慕父母仕則慕

君其所由積習者遠矣予故攷古今傳記竊惟世所稱山澤一行之士能傲然自放江湖之上者有矣夫既籍朝請而能以父母之養爲患翛然若蛻而引者甚難也若漢諸孝廉起家白衣始天子召之蒲車亦時時聞有引大誼辭使者位稍通顯第歷公卿以后史傳所載盖寥寥矣若此者豈古今位涉公卿者類多資待既久春秋高不及其父母之存者與抑亦繇其身既貴近天子數寵臨之而勢有所不能請與何嚮或能之而此卒不能也抑亦以山林寡曠其始麋鹿猊兕之在野者固相狎

也而入苑囿飽豐草彼遂有所縻而不能置與予間按公再疏日月公年始逾艾於禮猶服政家尚有兄仲亦不應制所稱子一人而父母年老者得歸養公廼獨能抗疏引傳記所少見之事與古禮及今之制所不應者恬然以其身際日月之貴而遠徙林壑視山澤一行之士無以異何其壯也及太夫人没有司疏請復出公時稍遷竟不能久留而上　天子印綬乞骸骨去亦可謂賢矣嗟乎大臣者國家之表也當其父母之養苟能如彼白衣者恬然世利之外而乞身以退奮決而不顧其

流風藴義豈特區區閭里所稱孝謹篤行已哉天子而有乞身之公卿於下則必禮異之其心固曰大臣之孝廉也如此此其不可以祿而覊縶之也如此而不忍辱之矣百執事而有乞身之公卿於上則亦矜而微之其心固曰天子之嘉大臣之孝廉也如此其不忍以祿而覊縶之也如此而亦不欲以自辱其身矣如此則大臣重小臣潔朝廷尊而天下治矣否則大臣固可辱而使而有如頃歲以來簿責諸公卿狀其所係國家得失豈細故哉嗚呼於是時或有識者按公故事讀其疏想見其人

能不爲之泫然歔欷流涕矣乎于是以敬爲公志之非特曩史官所書李密輩一行而已也公名爌黄巖人學者共尊之曰南渠先生其居諫垣時所數上書諫止　武皇帝遊倖及彈劾中貴多近世所難言者及尹應天吏民於其去相與像而祠之于嘗過其祠宮下剌問吏民吏民沾沾口次有兩漢京兆之遺指云

送陳僉事序

大理寺左寺正陳君擢廣東按察司僉事領高肇以西右寺正顔君而下謀屬贈言於于佐其行嗟

乎予能助陳君乎哉高肇僻處百粵南徼去京師萬里按圖經及傳記所稱其土椎髻而跣先王之所不能正朔也漢以來稍稍郡縣之上下數十百年小吏之編輸而治租賦者亦數矣聞其夷獠之習相錯嚚然猶舊之十五未已也登五方之人不相適譬之寒燠燥濕區區鳥言之裔固不可勤之以中州與抑亦中州之才吏或不及至遊於其土間至者特簿書繩彀無以先王之道導之者與竊惟予吳越於春秋時齊魯宋衛曹鄭中山之君嘗夷之不以與盟當不能半今之高肇之區也子游

以布衣掘起其閒而北學於中國翩然遽能引孔氏詩書之旨修飾其俗吳越之教於今首功也況乎陳君者世之才吏持　明天子璽書而監視數十州縣之民與有司朝席而暮禔之使能以子游之學而南面端委以臨焉其何有於吳與越乎過南海甘泉先生在焉或所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者斯人也君能過而學之當必為助於君矣

壽東吾譚先生序

始東吾先生之教湖也坤在諸弟子中而先生之中子綸方童齔時間亦攜之來與俱予兩人者均

先生之所器而命之友者也後十年綸爲南祠部
而予亦調爲兵部郎因次坐祠部君問之曰先生
之去吾湖也何以曰擢　順昌王傅頗數採古者
王吉龔遂諫諍之誼以明職然非其好也遂棄去
歸老矣問何以事老曰先生性澹泊自喜世所馳
醻戰鬬不入於其心君之所知也日惟閉戶諷老
氏書以自娛課吾兄與吾弟注文幾課兩童僕種
樹種韭幾服則召里中能者令家僎具與飲酒無
筭投壺雅歌仰天自樂他固不知也車不過城市
歲時鄉飲讀法有司間以召或至或不至也閭疆

有力否曰年且七十矣猶日飽飯數盂魚一盂蔬果二盂鬢髮與髯曩之漆者黝者今化而爲蒼矣然尚未白也澤顏而脂顧語古今圖史得失刺刺不置口猶君之曩所與遊也問尚能從山水之遊乎曰不厭也居頃之祠部君函封縑一軸過予所請曰某月某日先生之辰今年且及期矣制有兄弟而父與母老者不得侍吾之兄與吾之弟數奉觴上壽吾獨不得俯仰其間何以自適乎詩曰豈不懷歸是用作歌惟君爲賦而識之也予題之曰聞古有鄉先生服官上廉白歸則杖於其鄉以孝

弟力田教子孫命之曰三老國家有大故數賜帛存問若吾先生者斯其人與斯其人與金陵多佳山水及古隱淪道術之跡先生脫不厭願載之東遊吾與祠部君且告休沐出而日侍几杖如湖中時焉可也

贈栗僉憲序

聖王之治天下譬如醫者之治疾也苟可以活人則雖溪壑之毛蠻海之螺產于窮山絕徼烏言卉服之域猶採而煮之而況鍾乳烏喙出於中土與閭里之間者乎未聞以誤醫者嘗殺人而槩阻遺

之也予覽觀　太祖採三代之誼錯封同姓之國自臨緇遼代以西涉太行雲中南出汝漢長沙豫章以捷蜀徼叔伯昆弟冠帶之國半天下又監漢諸侯王爲世世子孫患故名川大陂租賦之壤不以封不得與政事列朝請或頗疑舜爲天子封象有庳使吏治其國者爲象不仁也殷之微子比干周之虢叔周公旦與夫毛衛之事去上古近姑不論卽漢劉德歆向父子唐李德裕宋趙鼎汝愚之徒其出入將相書之史冊者歷歷可睹乎故閒讀魏陳思王所爲求自試表每於今累欷而泣也

然按　國家以來深懲博謀世世無恙中葉以後
則又稍稍　諸王輔導官屬亦不許轉徙妃嬪以
下暨縣主之子系支庶並不得通籍朝署竊謂同
姓骨肉至親之臣也假令諸輔導官屬與戚畹之
子系支庶有如漢周昌賈誼董仲舒鄒陽枚叔王
吉張敞及馮野王父子兄弟之徒出乎其閒而苟
以法棄之何異產之中土閭里者活人之材卒因
誤醫者嘗殺人而槩阻遺之也乎且自古以來記
籍所載同姓之國爲患者唯漢爲甚漢之患在諸
侯彊大擅山煮海得自置官屬治租賦爲孽非出

輔導官屬得轉徙與戚畹子系支庶入奉朝請然
也又孰知邇來　諸王國間以驕不奉法有司不
能制或由諸官屬與戚畹之家左右無狀使變令
之制中外一體令如誼吉鄒枚之屬爲參乘輿出
入兎死其間安知不如曩時涕泣而諍且死於其
職者乎故數發憤思欲効萬一之議於　主上
特未會便今乎觀上黨栗公慷慨多大畧有古豪
儁者風每自許使遭際漢武皇帝當舉茂材異等
可爲將相使絕國者乎壯而察之似亦無異斯非
世之所慕鍾乳烏喙之材乎顧由毋夫人爲桂平

縣主舉進士第坐國家故事出守陳州巳而累二十年今始疏爲陝西僉事人士或幸公遲而及用而予獨憐公之材異等恐猶不及盡用於時也雖然西北頻年多虜寇吾鄉總督曾公方草河套之議公脫能展素所蓄抱爲拓土河朔　聖天子方拔士如轉圜集議若流水安知世無訟功者出而建議於時務增損故事於以盡公之才者乎其有與無不可必唯公愼自勗以俟吾知鍾乳烏喙之必不遺於世也

周氏族譜序 代韓苑洛公作

予門人楊君汝修嘗與給事中周君順之逮繫獄中已而蒙　天子仁聖釋放汝修出與予言給事君之爲人與其待罪狀予蓋耿耿也久之給事君手編所爲族氏譜因以書貽予曰古者天子胙諸侯公卿大夫士之土則各命之氏諸侯公卿大夫士之家各按其氏系以宗法行世祿之典其比閭州黨之民不及以世祿者亦繇口授之業長子孫於其土而太宰往往以九兩之法拊循其衆焉是以族聯而不散教隆於上而俗美於下有以也中世以來諸侯公卿大夫士之世不及祿崩離分

散枝蔓乎中國又革命之際所當兵燹戰陣與夫
荐饑相仍亡徙道路山谷者不可勝數是以州郡
之間求其唐宋以來之族且不可得而況於古者
氏系所出乎甚或再傳邈不可攷伯叔昆弟之間
若秦粵然相奴隸牛馬者有之此學士大夫之所
以欷歔飲泣而譜之所由作也怡不佞周氏居太
平棊里者八世而上不可攷按福四於予爲祖系
所可攷者之始由福四再傳而爲端慶者予高祖
高祖之下始得予曾祖行者二人絕不傳者一人
祖行者五人絕不傳者一人父行者十六人絕不

傳者二人子兄弟行者四十六人其絕與否及子
姪行者咸未能書也嗟乎予四十六人及今猶能
字而呼之數傳而或窘於兵燹饑殣之餘安能不
復如曩之八世而上其伯叔昆弟之間又焉能不
爲世之秦粵而奴隸之者乎又況望其或出於此
有所謂古之族訓者乎予竊懼焉幸　明天子
放歸田里迺得放歐陽氏譜法手次如左而族約
數條則采古者族食之遺以待後之人者也惟先
生賜之一言予敬讀而題之曰古之著姓公族必
獲賢者而昌周始建姓以其氏名焜燿傳記之間

者甚衆然給事君嗟遠不可致不欲附離之其所
自傷者遠矣迺今給事君進以其身抗疏於
天子之庭濱死而不顧退則修明其道以首帥鄉
之人非古公族所稱篤行君子者乎使後之子孫
讀其譜共守其約謹識之曰某以下先生之裔也
某某某先生之始祖以下而高祖行曾祖行父行
而支屬者也先生首賢者之誼以大其族而其所
以食之而訓之者又如此周氏之流風蘊誼於今
寖昌矣茲或給事君之意哉巳酉秋九月望日某

贈王兩洲大宗伯給由序

公卿有遠行則從官以下百執事有司相屬治供張于郊擇其善詩歌文辭者賦而祖之舊也近代以來大畧並好侈陳其才畫與其所臨官赫赫人耳目之勲位與聲望他或不逮焉予按之似非詩書之指也昔周成王推擇百官臨鎮東都曰君陳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尹吉甫北伐玁狁來歸天子賜之燕喜而詩人乃歌之曰張仲孝友夫以古者頌美大臣不本其才畫勲望而獨孳孳其室家父子兄弟之際者何哉盖孝友者君子所稱神明

之德以之修其道於家則和而祥以之聲施於朝則顯而洽三代而上大臣所以措諸天下國家以戴翊天子盖繇是也兩漢時丞相御史大夫而下稍稍以孝廉進誼即此今南京禮部尚書安福王公自　武皇帝時起家凡數十徙官以迄于兹中外士無問智與愚苟按其爵里名氏咸能呼之曰今之闇臣也坤忝厠從官後間伏謁公特貌疑其道非今人然者廼退而質諸公之弟司務君司務君爲予詳公之爲人子依於孝爲人兄依於弟而所居族屬支庶自米鹽毛瑣以下不可手畫也

嗟乎盛矣若我公者豈非修其道於家者豫故出
而擅聲施於時者章章若彼於公以給由行從官
而下咸持故事倡和詩歌若干首祖道右都門上
坤非能文辭者也司務君前屬之坤坤皇恐懊怖
謝不敢當竊謂公之道信古詩書所次大臣之措
不可以無述也又於公之弟爲之辭故不以衆所
覩記公之才畫勳望而獨詳公之所以室家之細
且令天下學士大夫聞而謀曰古所稱大臣若君
陳張仲者流其道在乎此而不在乎彼庶知所本
而概慕於心也謹序

不可以無述也又於公之[illegible]大人[illegible]故不以衆所謝不敢當辭謂公之道信古詩書所云大臣之指坤非能文辭者也司務君前屬之坤坤皇恐顛怖而于咸持故事倡和詩歌若干首述道古稽問上而樞聲施於時者章章若彼公以給由行從宜遭乎盛衰若秋公者豈非修其道於家者歟故出

荆川先生文集卷之十

歸安茅坤順甫著

序

贈朱射陂考最序

古之爲詩自王公大人以至田夫野婦家習而戶聆之是以兔罝鷄鳴之吟雖甚微細而其音節之至可以徵管絃動天地感鬼神當是時太學之教與天子所以論士而用之之法咸本乎詩故曰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有以也漢以來詩之道亡矣其能以音

節擅于時者非其匿山澤務丘壑高蹈冥跡之士必其遷臣羈旅頗以賢豪宕軼之氣自喜困於燕雀感悽抑鬱不得志也然後大嘲小賦嘯傲日月太息今古也其言竆而以工求其如嚮盛時所謂王公大人言之幾乎道者特不易得焉間有學士大夫天授之音節而雅善爲詩歌者出而綰印綬爲吏以彼其材往往以賢豪宕軼自喜之氣淋漓迫隘乎其中所至或爬幽發伏鋤彊剪右間多有環瑰嶄巀可愕可慕之政而同進者忌之勢家鉅人嘗有怨者又從而旁睨巧伺以訕詈媒孽之故

動而得譽謗亦隨焉自古縉紳先生以此覘詩之數不見用於世而曰詩能窮人或曰詩必窮而後工要皆非言之至者也書不云乎詩言志志也者心之所之也感於物而動形於聲發乎情止乎禮義故其音溫柔敦厚而其爲政也達古者太學之教與天子所以論士而授之以政盖在乎此也予友射陂朱君天授之音節而雅善爲詩歌者其出令烏程獨能自擢近代學士大夫自喜之氣而彷彿古詩人者之至大較政務近民初不事世之瓌瑰嶄巀者之譽君爲人特澹泊自持同進者不忌

又予烏程鄰邑人烏程人亦恬服君之行政亦絕不見世所稱訕詈而媒孽之者此其善下人而人歸之吾固知詩之不能窮朱君也今且以考最行天子方招選詞賦侍從之職君旣以詩歌名于時其入也不爲翰林必爲諫官當必有古者雅頌之遺以獻明天子者也

壽烏程尹錢君序

世之養生家之言曰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神躁於中而形耗於外其勢鮮能以得長生故上古以來閒氣獨稟之士始符合道之自然其次

莫若修形鍊性以固神然後可習爲神仙神仙者六經孔孟之所不道亏固未之信獨喜其言澹泊自適近於道者也頗厭俗不稱意稍稍從深山盤谷之間陰求其人與之遊而山谷間間出烟霧之癯漆面而蛩首兩瞳子隱然若水碧之峙也頹然偃卧於其宫扣之不以語也雖未必盡合養生者之旨要之其中忘歲月習服食似乎有得者亏是以益奇傳記所稱山谷之人多壽非無取也盖山谷之人於世既遠世所沉酣戰鬭淋漓艷冶之慾無所入於其心則形固而神全故多壽又惟吴郡

波斁之國也其地擅東南魚鹽橘柚稻蒲鳧雁之
利故紈綺文繡泉流於天下而富人鉅族往往習
買田宅歌兒舞女園林鐘鼓以自適蓋其俗使然
書曰生則逸惟耽樂之從罔或克壽似也而海上
錢氏者尤郡所稱富人鉅族之最彼山谷之姿當
無所移易而至廼京兆君爲予言年且五十矣父
翁烏程君年七十大父翁年九十有奇前兩歲大
父尚無恙烏程君時時手白鬚戢衣冠杖而羅諸
孫前伏奉觴上壽几席之間凡越五世也而今不
可復矣予茲歸冀且以曩所壽大父者壽烏程君

予聞之竊疑錢氏者豈其田園鐘鼓歌舞紈綺之麗特若世幻之適也而有所不緇於其心與或養生家之言與書之所傳卒無驗與不然何其世世享多壽也抑亦上世所稱間氣獨稟之士無擇於其山谷者與或否與予皆不能知也予雅識烏程君冶烏程特疑其類有道者也故於京兆之歸壽也貽書以問之君幸爲我告焉無若彼山谷者之扣而不以語也

贈畫像者蔡少壑序

陽明先生没而四海之門生故吏及嘗提兵所過

州縣蠻夷之廬爭像而事之當是時陽明先生之像遍天下而豫章間所傳特類甚予還金陵一日考功何君吉陽刺其所爲像者過予且曰即豫章間所善像陽明先生而名者也予奇而飲之因強所爲陽明先生像酒半酣起據席索縑左手持觥右手汁墨嬉笑淋漓摹畫之點次若飛不爲經意然頃且就予間攜之出示所嘗共先生遊者或覆其半露其半即能按識而呼曰此某先生也噫亦工矣予嘗慕先生與其門弟子誦説其道往往以不及從之遊覩其所爲冠裳容貌爲恨今迺得依

先生之像類甚者存而禮謁之幸矣哉像曲技也嚮苟非與遊之深而求之至習寢食共几席朝且夕焉縷心劌腎有獨得其神於冠裳容貌之所不及即何以能圖寫冠裳容貌如是之工工矣陽明先生之没不知其幾十年矣抑何以肆焉而手次之若是也夫像且爾況吾黨弟子之誦說其道者苟不篤志而好之如為像者之求先生焉其能間竊其似乎哉而況望其又有出於冠裳容貌之外者哉嗟乎予感君之獨能而特耻君之不如焉此所以於君之歸而書以貽之因以自警也君姓蔡

名世新南康人别號少壑

贈張御史出守順德序

予嘗按古輿地圖及次傳記所載河北諸州縣沒於秦以來千八百年之間所當侯王戰爭兵革之跡不可勝數若鉅鹿者古戰場也及蘇罪徙廣平時道出順德南界稍立馬杖策而弔之野老咸嘿嘿不能齒兵革之事所習者小吏治租賦歳時伏臘宴飲之社及閭里慶弔賑賻鬬鷄走馬蹴踘遊冶之戲而已問故時侯王所伏尸流血處蓋已晏然禾黍桑枲人烟市廬之相壓於其境而能指言

之者或少矣豈非由　明興籍爲　天子輦
轂郡縣　列聖相承四郊之間不識兵壘故民
之生齒繁而俗移易至是乎書籍以來於今盛矣
雖然予間視諸州縣衆特不務積聚歲時有水旱
凶荒則易以轉徙故土著者無數傳之族也計口
閭里之間非故時比矣然詩書未洽也急則習椎
剽持弓刃相嚮其獷悍之遺猶舊也毋亦今之爲
二千石者出綰印綬而吏於其土其權太輕又數
亟坐敘遷以去故不能重且久於其職以務滋
天子之德化然與抑亦不得其人與予同年寒泉

張公故嘗令洛陽以能稱而入爲侍御者也今出守吾不知執政者遽能易今之制獨重且久公否然苟得其人則其所施於郡者當必有古之良二千石次第所見者也將不特予曩所過耳而識之者而已予謹書之以俟他日采風者之質焉

送華補菴郎中還山序

中世以來士大夫之棄官而去能頹然恬勢利以飽丘壑者葢罕矣間有之必其遊且久數鬱鬱不得志或憤然憎世絕俗而有所不能容於時不然則他日故嘗有所忤於當世之顯人巨公而懼其

以睚眦中覆之也又不然則其位盈而年且踰矣側當以自請而去者也若此者彼皆有所縻於中特其遭困厭窘迫之故不得不以釋而去非所謂頽然恬勢利以飽丘壑者也是以去之久稍稍或從而悔恨之嗟乎名之縻乎世抑久矣苟非超然有所脫於外以務悅乎其內其能以介然無故去乎哉予友人南京刑部郎中毘陵華君舉進士九年於此其以先大夫憂去官者數年及除官又移以南則其籍朝請之列者特半也君又雅以好古能詩歌知名於時聞中朝之士方卜官期共推挽

之君廼嶄然不欲待再上疏拂衣以去君非所謂介然無故者乎哉然則君之恬勢利而飽丘壑者舊矣予故知君之能以久而不復悔恨爲也或曰古之史其以士之亟去位而功名不及著於時然皆高其義也以一行書予非史也特書之以爲好修者之傳且竊愧有所縻而不能去也因以自警焉

廣西鄉試錄序 草就而不刻

嘉靖三十有一年廵按御史朱某某監臨廣西試事於是千里走書幣聘某某暨學正某某爲考試官教諭

某某爲同考試官時提調則右布政使劉某左參
政張某監試則按察使魏某僉事董某暨百執事
相與進提學僉事王某某所簡之士一千二百有奇
三校之而得五十有五人錄其文之尤者以獻焉
制也且屬予叙諸首簡竊惟桂林百粤之地方二
千里其間佩印之城錯名山大川而列者以百數
亦古之都會也　明興百八十年來　天子
每策士於庭而粤以右所與錄名氏者不及五十
之一焉總粤右之所自爲錄按名氏而校其終且
與否者或亦不及什之一焉豈去　明天子遠

詩書未洽其勢不能與中州冠帶之國相甲乙與予諗之二三子曰古之豪傑往往或出於四裔或伏於海島而况粤雖最西南僻徼猶當今　天子封以內者乎特在乎上之有司與下之爲士者何如耳且今之吳越閩蜀古諸侯之所擯而不以與中國征伐會盟者也烏言魋結之俗當與粤相表裏然而閩蜀之間歷漢唐時爲有司者得文翁常袞若人於上焉則於今閩蜀之士所出者常什之一二矣吳越之間方春秋之衰爲士者得季札言偃之徒若人於下焉則於今吳越之士所出者

常什之二三矣予始入粤聞今御史與提學者之
至相與俎豆先賢之祠羣粤之士於其宮走數千
里聘名士而教之其他究心不可枚舉則其在上
者盖已仰承　明天子德意稍稍依文翁常袞
故事相次興舉矣然則其在下者又焉知世無季
札言偃之徒相與崛起其間以應　明天子者
乎嗟乎昔唐陸贄知貢舉而得韓愈宋歐陽修知
貢舉而得蘇軾曾鞏學者至今榮之使二三子能
不負諸執事者文翁常袞之意舉季札言偃之道
而謀且習焉他日出而與吳越閩蜀詩書之澤相

發憤頡頏斯則今日之事之幸也予不佞亦與有榮也已否則寧無懼乎哉是時也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應某平蠻將軍鎮遠侯顧某方並以

天子重臣出擁節旄臨鎮茲土右參政王某副使公某僉事趙某及副總兵張某參將王某朱某都司王某鍾某則相與助試事於外者也其他若參政夏某副使楊某都司李某時則函萬壽表赴京師而左布政使韓某副使沈某以給由行或曰例得以書也故爲之書謹序

送郡太守潞南李公考最序

近代以來二千石之治以最聞者大較出於材指者多而繇學問者少何者古之士務學問學問明而其出而入官者特深仁厚愛之根乎其心順時適俗之達乎其政而其所以怛然入乎民之深易世而不解者以此也后之士學問既散逸而其綰印綬以從吏也不三四年輒遷徙以去非亟於材指相高不得以自表見衆用耳則飾聲衆用目則飾色故兩漢而下其最著者若東郡穎川南陽渤海之屬往往以其材指之所及而垂之竹帛或以溉田書或以種樹書或以擊盜治獄書斯固吏治

之班班可攷者廼若孔氏之徒單父者流間嘗按之絕無他可表見以自遺於世而其風流文物歷千數百年而爼豆之不衰特彈琴不下堂焉耳嗟乎以此推之則聖門之所務者固在此而未始在彼也抑可見矣湖郡太守李公晉人也晉之士多慷慨自喜而公之至也方其始下車而吏民相與望之溫然有君子之容盖以學問而移乎風土矣及其臨政也他郡之以海上羽檄之馳而騷然兵革者衆矣公一切擯去之獨以愷悌樂易之德與郡之吏民相搔拊而摩切殆未嘗如彼南陽潁川

之屬求所謂可驚可愕之政者以炫吏民之耳與目而吏民之入而聽政於公也亦若醉醇醴而神解以去而亦無所謂可驚可愕以播之於口指畫之於里巷者然而無問識不識相與呼之曰子產者衆人之毋也郡之學士大夫以及輿厮優隸之賤甚且戴白之老杖几山谷數十年不識郡庭者皆是也於乎公豈非鄕之所謂怛然入乎民之深或易數世而俎豆之不置者乎豈今之吏大都彼各務以其材指相矜而公獨採孔門單父之遺以揖讓其間者乎公且滿三載以考最行予聞漢二

千石以最聞則天子爲之賜璽書黄金而表爲列卿令　國家故事亦間有行之者不知今之執政所上者其能不以彼而以此如予所論否而執政者其又能以予之言移而聞之於　天子否乎

叙沈道升四書意

予友人沈君道升所裒四書意二卷一曰筆記二曰口授口授者君所甞口授門人以孟子章句而門人襍錄而傳之者也口授出而他州邑之學者輒私相善繕寫之不置於是君取而覆之顧自慚非其至者甚且門人或轉韻其旨而勦附之者迺

明年則手大學中庸讀之而日引其所自得於心
者有注記焉其所祖朱考亭氏傳註及蔡虛齋諸名
家之說而獄究之者釐然矣又明年過予白華樓
與予見積葦讀論語時則君務解脫其所出傳註
與諸名家之說而根柢之者什之二三其所不必
盡由傳註與諸名家之說而獨得其至者什之六
七間或有諸名家之所不窺與傳註之所或窺而
不及以言者往往洞朗闢豁若共游夏之徒揖讓
乎闕里而戛金石也以故於君所自喜爲最然學
者之能知而好之者寡矣伯兄道立氏聞學者相

與傳君之非所自喜而又憫君所自喜者世或不之知也於是刻而傳之遣使來索予題其首予笑而書之曰是奚足恠哉昔楊子雲少時閎擬相如爲詞賦及覽其所刺譏則彼固自唁而陋之矣漢之士悅而薦之於天子及他日作法言衆所疑且信者半其最刻畫者太玄爾顧世莫或之好且以覆瓿也於乎君之學方日見其進而未止其所著當有日深於道而不可量者老氏不云乎知我希者貴君固篤於自信人也而又何蘄於世之不爲覆瓿乎君或爲覆瓿乎君也君名偉字道升虹野

其別號云

贈左通判受奬序

嘉靖丙辰豫章左君來判吾郡甫旬日而監使者覩而才之而檄之署烏程縣署烏程不數月而上悅於庠序民悅於里巷頎然有聲稱而監使者器之巳而入復於　天子按其日月猶例不得以疏名聞也於是檄而奬之而其寮桂陽蔡君帥諸州縣長吏屬予書其事嗟乎是豈足爲君書哉古之以吏治稱者唯兩漢爲盛而予觀兩漢若潁川南陽渤海而下方其佩二千石印綬遠者二三十

年近者不下十餘年諸官屬並得自辟除其權重且久故得以盡其材而其政之所由成亦各得以因其能之所近與其土之所宜以爲惠利於民當是時天子數爲賜之璽書以旌其能去則史官述而傳之或以種樹書或以溉田書或以治盜書到今猶班班可攷也若吾左君氣和而邑仁法習而事練其才𢀖且鉅假令授以州郡方城之寄而久於其職當必能爲惠利於民如古之人豈直監使者之檄而已倘國家採漢故事他日璽書之賜與史氏之書並可手而指者顧今之官不過古功曹

之屬也其所署縣綏特累月也公之一切材猷困於下寮無專責其權不足以展其什之一其所受牒視事若郵傳然抑亦不足以售其千之一百之一是奚足以究君施而予固知君深亦安敢前君之所未及究與監使之不得以聞者而摹畫其什之一千百之一附古之史氏述而傳之者哉或曰君得民之驟也如此詩不云乎必有以也監使者雖不得側以聞采風者不可以無述也已於是乎書之以俟

贈笠江潘公巡撫河南序

乙卯冬十一月左布政使笠江潘公之入覲也按故事諸僚佐治供張飲餞北郭道上而因屬善文詞者次其事盖倣古者歌四牡之詩以相勸勞也時浙東西方廹諸倭奴羽檄日夜至而公從烽燧中驛且馳矣故諸寮佐不得按故事以納於公明年春左叅政任丘郭公闔諸寮佐貽書來屬坤未幾報公以副都御史出撫河南予因謂諸公曰諸公其抑亦知　朝廷所以亟潘公而使之之意也乎夫中州譬腹心也南並吳越北度雲中朔方以東屬遼陽譬四肢也頻年以來北困胡南困倭其

所當深入喋血而蹂躪者不可勝數而南爲甚朝廷固且憐之矣然患特四肢也獨不聞古之醫折肱者脉其血氣寖耗則反而亟察之腹心之間以壅衛之也乎予間嘗從吏兩河數問諸長老諸長老並稱閭里之間一瘁於藩室再疲於供億三絓於戍兵兇頑者奸孽尚詔以後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往往而在千里州郡之間流亡者什二三盖黯然不勝其丘墟蕭條之邑而漸不可支也已公方過浙一切轉輸籌畫固荷公從折肱處砭劑以治之今且佩　天子璽書持節入中原其所當

藩室供億戍兵之數者之間而所以宣其滯抓其蠹察其陰陽𢍰其榮衛以厚 國家之腹心者公得無意乎昔人嘗以吳楚七國喻瓦解而以匹夫陳涉之亂秦喻土崩古今來匹夫挺鋤而始亂天下者東則芒碭北則鄴南則南陽成皋汝鄧並在公襟帶閒幸公有以慮之乎故嘗從公遊知公正直而達明法而廉所至多善政有厚聞於時聞天子業已虛公卿之位以待公吾固知公之必有以復於 天子也

賀宮保胡公序

三·五十三召

古者兩壘而戰覆其將於矢石之鬬也易而奪其將於帷幄之筭也難何者當其矢石之鬬可以力攫可以氣懾而帷幄之間非我之善戰有以奻彼之心而不吾抗則彼必不聽於我非我之襟度有以奻彼之心而不我貳則彼必不信於我余故嘗按傳記若漢高皇帝之百戰以有天下當時所從諸將若絳灌之屬其矢石所覆不可勝道巳而獨韓王信中行說輩兩人者教單于日夜候漢利害處漢所當冐頓之患遂與高皇孝文相終始當是時漢之將有能奪信與說於氊裘之庭而反之中

國則漢可無患矣頃者王直徐海兩人導海上諸
夷以蹂躪我中國　聖天子赫然震怒撤天下
諸名將及所故稱敢戰之士以嘗之然輒敗去特
采百官議懸之以通侯之爵萬金之賞　詔中外
情亦亟矣而我總督胡公纍然起而收之寻嘗較
王直徐海兩人本末按公所以縛兩人者其說有
二盖海之資也悍而直之資也黠海之資也悍故
以敢戰力鬬先諸夷而遂爲首難直之資也黠故
能以忠信慷慨之氣羈諸夷若屬國然而烽燧所
向猶不以逆名由今計之方海之擁夷酋數萬裂

州郡而戰公收卒不滿千人而欲以翱翔其間其危也固矣然譬則鬭虎也餌之以羊豕或檻而縛之矣當是時公以直爲媒故其弋海也猶易及海既縛而直之資又故黠譬之鷙弓之猱矣當是時公以海爲醢故其弋直也尤難而公於其間獨能後先縛之以獻之於　天子嗟乎公是時豈以奇擒魁壘之氣與力襲而虜之哉盖自海上小大數十百戰以來公故有以炊海之心與直之心而其開襟所向殺海而不吾怨故及併縛直而不吾忌耳嗟乎此其際微矣絳灌諸將所不及一謀於

漢而公獨能兩獲之以報　天子顧世之好訾者猶囂囂然而起中朝以外洶洶也而卒賴　天子明聖特下所司議遂及冊公爲元勳於乎盛矣哉公之功載在石室而郡太守張君徵余文以賀余特憐公負蓋世之氣以捍　國家而猶爲時所嫉故特叙其本末以遺後世者如此

贈蕭學諭石潭序

今之求聖人之道者必自孔子孔子明唐虞三代之德以教天下其所從遊而相與絃歌俎豆於其側者殆三千矣今其名氏雖不可盡覩記大略皆

天下倜儻之材也而其魯論及史記世家所載尤
爲卓犖魁壘辯莫如子貢文莫如子夏蓋傑然者
衆矣孔子咸不之與顧獨於區區顏回之愚數亟
稱之顏氏沒而道幾絕晚又得一曾參以魯名者
而孔子始稍稍出而刪述易詩書春秋及一貫之
旨以傳之至今若此者何哉唐虞三代之德必其
愚且魯之士而不以外物移其心者然後可與之
共俎豆絃歌之雅而要其至內以養其心外以習
其識而漸之於道也吾邑諭石潭蕭君粵人也粵
旣僻西南萬里絕徼無中州冠帶治化之俗以巧

繪於外而其氣則端然質以木行不勝履耻然儒者也吾始望而窺之而竊異之矣已而扣其深不能爲今人浮湛而亦不屑爲今人所浮湛而獨以世之所迂且厭者其二三子誦而習之庶幾講求其至以不愧於其識焉斯人也豈非鄒之愚與魯者之似而孔子之所亟稱而深與之者哉嗟乎孔子沒而門人各以其學分授諸侯之國彼子貢教於衛子夏教於河西或爲商鞅或爲莊周田子方再則爲荀卿李斯之徒而孔氏之道遂以毀裂崩缺於天下而不絕者綫矣甚哉教人者之不可不

愼所擇也而吾安得不於蕭君乎深有感也於是乎書以歸之

刻籌海圖編序

國家諸夷徼東起遼薊涉雲中上谷西接隴蜀南及蒼梧象郡百越之地並湮山塹谷以爲界秦漢來世列亭障繕戍守一切阨塞形勝虛實嚮背世有圖牒以詮次其事往者有睹來者可鏡也故士大夫起枹鼓稍稍陳得失形利害以從事而海則閩廣浙直登萊之間綰波而州者南北萬餘里諸島旣不得附冠帶之國以自通或貢或絕或內犯

率數十年一見百餘年一見而中國所以斥堠而
守者亦徹矣及入我 朝始遣信國公經略其間
然 列聖以來數十州郡宴然不覩兵革頃者
二三狂孽傖儴內亂往往遠近不支 明天子
始下詔徵材官騎士及選宿將以合戰騷然中外
矣而大者覆師小者陷陣逡巡狼狽所嚮無尺寸
之功何者將不審敵兵不服習故也少保胡公來
小大數十百戰稍得芟刈羣兇遂塡東南于間視
公所當蓋世之氣固若天授之者然方其羽檄所
告日數十至公舉杯談笑往往事後當成敗百不

一失盖錄公結髮入仕勤習戎事又遊宦吾浙也
久一切彼已之阨塞形勝虛實嚮背了然於公襟
帶間故得以擘畫至是耳公一日聞崑山鄭君伯
魯從諸生後好言兵事且憤諸將校不得彼已之
審而輒以身嘗敵也頗爲手次諸夷所入寇與其
將士所當勝負處即劃然曰兵興來十餘年於茲
並不得片言隻字以系往事吾屬且散去戰陣之
跡當亦尋且零落而他日之舉燧而馳者不猶今
日已乎於是幣聘君過幕府裒次其事君遂首括
諸道之縮海而州與其諸島之錯海而峙者爲圖

諸島之或貢或絕或內犯中國所遣使與彼之部署文字器什戰鬬之習不可以不條見也於是次之爲事略然諸道之山川夷險異形其所勤習戰陣異宜也於是分列廣東福建浙江直隷登萊又各自爲圖而系之以兵防事宜分則散散則不可按月日而次且諸夷所入寇與其或離或合吾必診其情而后可乘諜遣間也於是次之爲年表爲寇蹤分合譜其所當斬馘數十百級以上古人所謂封之京觀以威敵也於是次之爲大捷考烈士之戰沒與其婦人女子之殉夫而死所謂兵厲

於是次之爲遇難殉節考兵將攻守糇糧行伍之間非共士大夫講且肄之不可以明法而有功於是終之以經略予伏讀之憫然嘆曰君之誼亦博且勤也已自王公大人以至處士布衣之俠自朝廷建畫以至將帥部署之史苟其一言之係乎當世無不句而比之字而櫛之君抑自知猶多繁複厖雜而中所稱述論列亦共爲異同似未可㡓之施行者顧君方銳於聚矢石以捍 國家其旁搜幽討固宜如此褎既完君因自名之曰籌海圖編且嘗手之笑謂予曰予之爲是編也卽醫家所

纂古方書是也神農之嘗百草與方外之牛溲馬
浡吾並籍之以待越人倉公者之出而自擇焉而
又何暇乎其他哉君少多逸氣欲以功名自喜及
不遇適　國家多外難卒吐胷中所奇掘如是嗟
乎若君者其史遷所謂虞卿非窮愁不能以著書
自見於世者乎

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之十一